

易書閣

經典古籍新編

白話原文對照

閱微草堂筆記

第十二卷槐西雜誌二

12

書名：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二卷槐西雜誌二

原著者：清・紀昀

白話文作者：卜黃淑鈴

編審：卜歌

發行人：卜致忻

出版者：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

網址：<http://tw-book.com>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30 日

電子書定價：59 元

ISBN: 9789869134910

電子書製作：易書閣

電話：02-22448515

電子郵件：twelivre@gmail.com

電子書播放資訊：

作業系統：Mac OS , Windows

檔案格式：PDF

檔案內容：圖形, 文字

播放軟體：ez PDF Reader

使用載具：PC

槐西雜誌二

目次

- 互鄉闕黨／7
自食其報／8
青泥蓮和羅刹成佛／9
人之不如／11
孤兒／13
愛豬／14
人妻／15
門戶下黃泉／17
李芳樹刺血詩／17
警報／18
始祖初遷／19
沈五娘／20
儒變／22
楊家將／25
避暑山莊／25
空谷足音／26

諱言殉夫	28
女女男男	31
犯狐	32
報復過當	33
還債	35
盜心鬼惡	36
食料	37
舊城市群妖	38
虐人	39
刊方	41
骰子咒	41
爭墓	42
放生咒	43
蘇沈良方	44
老醫生	44
面首	46
不男之頌	48
無完人	50
志氣之帥	52

女心	53
假說是緣	55
塞外野生	56
相地有來龍	58
下棋	59
西洋教	61
戲語引鬼	64
幽室沈淪	65
君子有妖	67
畫猿目光	68
虎語人	68
蛇妖幻形	69
友於兄弟	69
有子無子	71
嫁禍	72
一字師	74
負拜	74
一心不滅	76
兩世三夫同一堂	77

筓篔入夢	78
劉石渠	79
有策無備	80
輾轉相牽	82
仕女圖	84
橫加鍛鍊	86
偶然	87
有樣學樣	88
交不擇人	89
鬼唱歌	90
娼女為雀鴿	91
侍姬郭氏	92
推命說	93
畫妖	96
魅遇魅	97
第十二卷 槐西雜誌二	
仿雕版新編	99

互鄉闕黨

安中竟說了一個故事，有個人獨行林莽之間，遇見二人，外表看起來像似文士，邊走邊朗聲吟哦。其中一人懷中落下一書冊，被這個人拾得了。

書上的字體甚是拙澀，筆畫波磔都不甚具體，還是稍稍可以辨識一些內容。冊子裡也畫有符籙、或是書寫藥方、或是寫人家門上貼的春聯句子，亂七八糟的都寫在一起，還間雜著寫有經書古文一樣的詩句。

他都還沒閱讀完畢，那二人遽然跑回來奪了去！眨眼間忽然不見人了！

那人懷疑那兩人是狐魅，那書冊雖被搶回，卻還是有一張紙條飛落草間，他等了一回兒，想那兩人是去遠了，才撿起那張紙條。

紙條上面有字寫著：「《詩經》於字皆音烏，《易經》無字左邊無點。」我說啊，你這是借這個故事，來說粗材之好講文藝的人啊！然而又的這樣刻意，那還不如說說飲酒賭博和冶遊的故事。假如讀書的人都能受到一些鼓勵，其中必定有人會有所成就啊！

若是不聰明的人都被人鄙薄而揮之，還受到斥責或是嘲笑，那就是你沒體會聖人的心意啊，你看看聖人如何對待身邊的「互鄉」和「闕黨」兩童子，站在聖人身邊久了也能受教就可知道了啊！

講學家若是崖岸過峻，既嚴肅又苛刻，竟然使人甘於自暴自棄，那就是

他自己要沽名釣譽，與世道人心也就隔膜了啊。

自食其報

景州的寧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和漆，堆出大大的擘窠書做成匾額和對聯，那字體凹凸皴皴，儼然像似石紋。他總是以這種高超的技藝往來於富貴之家，他還喜歡向人家索取酒食。他若是知道那裡有人宴飲聚會，必定跑去坐在末席。

有一日，正好吳橋有盛大的社會，手藝人聚集的市集，他就拿著自己製作的對聯和匾額去那裡賣。到了晚上，賣得了數金，遇見十多人來邀請他。

他們說：「我們想請你去做一個月的事，要堆幾個大字分贈給親友，希望能得些小小補貼。今晚，先委屈先生吃一頓飯，明日，再來迎接你到那裡所去。」

他大喜過望，隨著他們十幾個人進到酒肆，大家一起喝酒吃飯。一直到天黑，漏下初鼓，酒館的主人催他離開，人家要打烩了。

那十多人一時都不見了！座上只剩下他一人，實在沒辦法了，他將白天賺來的錢都拿出來，才剛好能付清酒飯的錢。他懊惱而歸，也不知那是幻術還是被狐魅捉弄了。

李露園說：「這人就該這樣自食其報啊。」

青泥蓮和羅剎成佛

有某公愛戀著一個變童，那少男性情柔婉，一點也沒有市井人的姿態，也不曾恃寵而驕，縱意妄為，卻忽然哭了好幾天都不能停止，雙眼都哭腫了。某公覺得奇怪，叫他來跟前問清楚緣故。

少年慨然的說：「我天天和你睡一起，都不自覺。前幾天住在另一戶人家，見到那一家的主人也和某童狎玩，我偷偷從穴隙裡看，那兩人的交合醜狀實在難以形容，和男女交媾的樣子完全不同。」

我想我也是一個男子，竟然也要這樣受污，我是悔不可追啊！又愧又憤的都想去死了！

某公不斷的用各種典故、譬喻，來解釋這種同性交接的情愛，那個少男始終怏怏不能釋懷，後來竟逃跑了！

有人說：「他已經改名換姓，跑去當讀書人的玩伴了啊。」

梅禹金寫有《青泥蓮花記》，故事內容和主角都很像這個變童，難道他也是近於青泥蓮花嗎？

又我家的奴子張凱，年輕時在滄州做衙隸，有一夜，聽見罪人暗中哭泣

的聲音，他心念一動，就辭去工作，賣身給先父姚安公，在我家為奴，年紀四十多歲了，當時他還沒有兒子。

有一日，他的妻子快生了！張凱皺著眉說：「生的是女兒嗎？」
後來果然生下一個女嬰。

有人問他：「你怎麼知道生女兒呢？」

張凱說：「我在當衙隸時，有個某人，控告他的妻子和鄰人張九私通，眾人都知道這是冤枉的事，然而這事涉及曖昧，都沒辦法替他辯白了。

正好官員派遣我去拘拿張九，我就稟告說：『張九在初五日已經逮捕被關押了，初八那一日，打了十五大板，又已經放走了。現在也不知他去哪裡了？請求寬限幾天吧。』那官員檢驗紀錄的征比冊子，果然是。

官員很氣那個告妻子私通的某人，就說了：

『初七日，張九才收押禁見，怎麼有可能到你家去與你的妻子私通呢？』
於是就將那個某人打了一頓板子，叫他回去。

那其實是另一個同名的張九，我是借以支吾，那婦人才得免於被誣告。
去年，聽說那個婦人死了，我昨夜夢見她來向我拜，我知道她轉生成了我的女兒了啊。」

後來，那女嬰長大了，嫁到做生意的人家去，張凱夫婦老了且病了，晚

年竟是仰賴女兒的孝養終老。

楊椒山寫有《羅剎成佛記》。故事也很像張凱的故事，難道這也是羅剎成佛耶？

人之不如

馮平宇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名叫張四喜，家貧去作傭工。當他流轉到了萬全山中，遇到一對老夫婦收留他當長工種菜。老夫婦欣賞他的勤勉勞苦，就招他做自家女婿，將女兒嫁給他。過了幾年，老夫婦說要去塞外看看長女，張四喜也帶著妻子離開了萬全山。

夫婦在外不如在家，日子久了，張四喜漸漸覺得自己的妻子是狐女！他恥與異類當夫妻，等到四下無人時，只有自己和狐妻兩人的時候，張弓拉箭射殺妻子！

那一箭射中了妻子的左邊屁股，狐女用手拔箭，一躍直到張四喜面前，拿著箭劈頭就數落他：「你太負心了，實在叫人恨恨！雖然也有其他的狐類媚人，但那是苟且野合！我則是父母所命，還以禮和你結婚的，我們可是有夫婦之義呢！」

夫婦之義那是三綱所繫，我不敢對你報仇，可是你既然不喜歡我了！我

也不敢強住，非要和你聒噪不休吵了你。」

狐妻握著張四喜的手，放聲痛哭！過了好久，才跛著腳，跳著離開了。張四喜回到自己的家，又過了幾年病死了。

家裡真是窮啊！窮的無錢買棺材裝斂張四喜。那隻狐女忽然從外面哭進門來拜見公婆，也仔細的敘述她和張四喜結過婚的始末。

還說：「我沒再嫁，所以敢來。」

張母非常感動，罵兒子四喜無良，那狐女低頭不說話。鄰居有婦女聽了也是心有不甘，也開口幫腔惡罵張四喜。

狐女張大眼睛瞪著那個鄰婦說：「父母罵兒子，沒有什麼不可以。你這人怎麼這樣？當著人家老婆面罵人家的丈夫呢！」

她振衣而起，走了！不知往哪裡去了。狐女走後，家人在張四喜的屍體旁得了五兩銀子，他家才得以辦理喪事，葬了張四喜。

後來張四喜的父母依然貧困，可是往往會在盤子裡或是箱子內，得了些錢和米，那大概是也是狐女所送來的。

大家都說這隻狐女不但能化形為人，連心也都化為人心了啊。

還有人說這狐女，雖然知禮，但是也不至於此，大概是馮平宇故意杜撰這個故事，用以愧人之不如者，那是要讓一般不懂事禮的人羞愧啊。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馮平宇雖是個村叟，然他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他談話，則訥訥的說不出口，他並非口才便給、能言善道的人，是不可能捏造出這種故事的。」

孤兒

觀察盧搗吉說了一個故事，在平縣有對夫婦相繼死了，身後遺下一子，才週歲。他的兄嫂都不看顧也不恤養，孩子都快餓死了！

忽然有一個少婦，推開門入內，抱起孩子於懷中，大罵兄嫂：

「你弟弟夫婦屍骨未寒呢，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忍心啊？不如把孩子給我，我還能給他找一個活下去的地方！」

那少婦逕自抱著孩子出去了，都不知去那裡了。

鄰里有不少人親眼見到，有知其事的人說：「他的弟弟還在的時候，曾經和一個狐女相好，這或許是那個狐女不忘舊情，來看顧他的遺孤吧。」

這個故事中的狐女，行事不輸給張四喜的狐婦。

愛豬

烏魯木齊那裡的建築物密集又多狹斜擁擠，處處都是小樓深巷，熱鬧極了。從天黑譙鼓初鳴之時，一直到天微亮寺鐘欲動的時候，總是燈火通明，喜歡冶蕩的人有的是地方放縱自己，為所欲為，官府也不禁，也是不能禁、禁不了啊！

有個寧夏布商何某人，人年輕又丰姿優美，經商有成很富有，他也不大吝嗇，只是他不喜歡在妓樓酒館雜混。他只是在家裡養幾十頭母豬，養的極肥，也洗得很乾淨，天天閉門和那十幾頭母豬沓淫，那些母豬也和他相摩相倚，好像昵著公豬一樣。家裡的僕人和奴隸都喜歡偷看他的行為，何某人也都不曾察覺，忽然，他的朋友乘醉，開玩笑的問他可有這種事？何某人竟然一時愧急，投井死了！

迪化廳的同知木金泰說：「若不是我親自審過的案件啊，就算司馬光來告訴我這種事，我也不相信啊。」

我作烏魯木齊那地方的雜詩也有寫道：「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纔信劉郎愛媚豬。」即是形容這件奇事。

怎麼有人的性癖怪到這種地步的呢！這才知道就算以理衡斷天下事，也不能盡其變；就算以情來斷天下事，也是不盡其變啊！

人妻

張一科，已經忘了他是那裡人，他攜妻到塞外討生活，在一個山西商人的商號做事。那個山西商人和張一科的妻子相好了，於是他揮金如土的討女人歡心，過不了幾年，自己的資產都花光了，反而來寄食在張一科家裡。

張妻很討厭那個山西商人，對他很刻薄，時常惡聲惡氣的罵他，想要將他逼走。

張一科說：「以前我們來時窮困，若不是有他，我們現在也不能活了，負了他是不祥的。」堅持不可。

張妻有一日拿著大棒子追打山西商人，張一科大聲制止，還怒罵妻子，張妻也反口回罵！

她說：「他並不是真愛我，他是貪我美色呢；我也不是真的愛他，我愛的是他的錢啊！拿錢換色，色已經得手了，我本就沒有辜負他啊；

我可是以色博財喔，他沒錢了，當然也不能責備我。這時候不叫他走，留他下來幹什麼？」

張一科聽了更氣，竟然抽刀殺了老婆！

張一科先拿了百金贈給那個山西商人，而後才去自首就獄。

又一人，忘了他的姓名了，也是帶著妻子出塞去，妻子病死了，他竟然

沒錢回家，只好去行乞。

忽然有個山西商人，招手叫他到飯館，贈了他五十金。他很奇怪那山西商人出手這麼大！堅持要問明原因，山西商人只好小小聲的說：

「我與你老婆最相好，只是你不知道。你老婆快要死以前，私下拿了這些錢托我，我不忍心辜負死者的請託，所以資助你回歸故里。」

那個人大怒，將五十金都丟擲在地，抓起山西商人就打！兩人竟格鬥起來，以至於互告傷害。

這二件事前後發相去不到一月。相國溫公當時坐鎮烏魯木齊，有一日，他在秀野亭宴請同僚和一千將佐，席間眾人議論起這兩件事。

前竹山縣令陳題橋說：「一個是不以貧富易交，一個是不以死生負約，雖然都是小人物，皆是純樸的古道，可以教化人心啊。」

溫公皺著眉頭說：「古道純樸誠然，然而張一科殺妻，他的作為怎麼可以教化人心了呢？他殺了妻子就是要抵命，而定讞的內容已經寫的夠輕了；而那個贈金的，被判了打板子，也不必帶枷示眾了吧。」

溫公又沉思良久，慨然說：「都是非法啊！然而人情之薄已變經很久了！地方出了這種事，這樣的判決，也就只能這樣了啊。」

門戶下黃泉

嘉祥的曾映華說了一個故事，一個秋天的夜晚，月光澄明，他與幾個朋友散步到了場圃外圍。

忽然，旋風滾滾，自東南來，其中有十幾隻鬼，互相牽曳，還互毆大罵，還能分辨其中一二句話語，好似在爭執朱熹和陸象山的學說異同之處也。這是門戶之禍啊，竟然還下徹到黃泉嗎？

李芳樹刺血詩

「去去復去去，淒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

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
昨為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為牆外人，紅淚沾羅巾。
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
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
徘徊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書。
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
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

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

右邊這篇詩文見於《永樂大典》，題曰《李芳樹刺血詩》。沒有註明朝代，也沒詳載李芳樹的生平。真不知為自己的事所寫的詩？還是為別人撰寫？若如「竇玄妻詩」那是寫自己；為當時人代作的更有「焦仲卿妻詩」一篇傳世。這首長詩，世上本無傳本，是我校勘《四庫》時偶然看見的。

我喜愛這詩寫得極其纏綿悱惻，詩中女子竟然毫無怨怒之意，實在是可歌可泣、能感動鬼神啊。

當時我請館吏抄錄出一紙，久了竟然遺失了。現在我在灤陽做事，順手檢點舊時的文紙，忽然在小篋內找到它。這首詩沈湮數百年了，終於出見於世，這豈不是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是不可磨滅的好文章啊？

陸耳山副憲說：「此詩大約是次於韓蘄王孫女詩寫成之前，韓世忠是宋代名將，詩出現於元代；所以寫詩的人應該在宋末，則李芳樹必定是宋人。」這是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警報

舅舅安實齋，有一天晚上就寢，聽聞室外有扣門聲。問他是誰也不答，開門看也一無所見。過了幾日，又來了！又過了幾晚，其他的房間也一樣，

老是聽見有叩門聲。

這種怪事就這樣發生了十幾次，可是家裡也沒有其他變故。之後，人們在後村中抓到了一個盜賊，那個盜賊自己招了，他說：

「我曾進到某家十幾次，每次都是他家的人不睡，我才沒法偷盜而返。」
勘問他去的日期皆合，舅舅家才知道自家有鬼來報盜警啊！所以說，呈現瑞像不必認為祥，有妖也不必認為會招了災禍，只是看當事人如何看待了。

始祖初遷

明代永樂二年，朝廷下令遷移江南的大姓充實北京。我家的始祖椒坡公，從上元遷徙到獻縣的景城。後世子孫繁衍，分家出去，有子孫就居住在崔莊，那裡在景城東二里。

現今當地人以仕科考及第又能多當官的人多出自崔莊，所以都稱崔莊為「崔紀莊」，舉紀家的繁盛。而我的家族則自稱「景城紀」，以表示不忘本啊。

椒坡公的故宅在景城和崔莊之間，年代久又遭到了兵燹，早就頹圮了，那塊地屬於族叔黎庵家。黎庵又跟隨著我讀書，在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考上了鄉試做了舉人，於是計畫重建房室，移居那裡。

先父姚安公為這件事預先題寫了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來那裡的營建竟然沒有做成，而姚安公也在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的八月去世了。

我家卜地埋葬，竟然只有那裡是個吉處，因此，我只好畫其他地方的田，換取族叔娶庵家的地方埋葬。我父親題寫的前聯，竟然如同父親姚安公的自識。事事皆似有前定，豈不信哉？

沈五娘

侍姬沈氏，我為她取了一個字「明睇」。她的祖父是長洲人，因戰亂流離搬到了河間，她的父親就在這裡落地生根成家了，生下二個女兒，明睇是次女，她自小就神思朗徹，絲毫不像小家女子。

明睇私下對姊姊說：「我不能嫁到農家作主婦，但是高門華族又不會娶我為妻，難道只能嫁到貴家去當人家的侍妾了嗎？」她的母親也稍稍知道女兒說過這種話，竟然真的如她所願。

明睇生性慧黠，平生不曾得罪任何人。她來歸我家時，先去拜見我的元配馬夫人，馬夫人說：「聽說你自願為人媵妾，可是做人媵妾也實在不容易做啊。」

明睇斂衽回答說：「只有不願為人媵妾的人，才會覺得媵妾難為；既然我是自願為媵妾，則做媵妾又有什麼難的。」

所以馬夫人始終疼愛明睇，好像她的嬌嬌女一樣。明睇曾對我說：「女子當在四十歲以前死，人還會惋惜悼念；若是老成了青裙白髮還孤單潦倒，我不願意啊。」結局也竟然如她所願，明睇在乾隆五十五年，歲次辛亥的四月二十五日死了，年僅三十歲。

她來歸我家的是侯，只是能識字，隨著我檢點圖籍，時間久了也能粗知文義，也能以淺白的話語寫詩。她臨終前，拿了一幅自己的小畫像給她的女兒，口誦一首詩，請我為她書寫提在畫上，詩曰：「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

她病倒以後，病漸沉重，當時我還要在圓明園輪值，下班以後住在海淀的槐西老屋。有一晚，恍惚兩次夢見她，我始終以為是自己想念和牽掛所致。

後來知道了，那一晚兩次夢見她的時候，她正暈絕過去，過了二個小時才甦醒，她醒來時告訴他的母親說：「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到了海淀的寓所，因為大聲如雷霆，所以被驚醒了。」

我回憶兩次夢見她的那一晚，壁上掛著銅瓶的繩子斷了！銅瓶墮地，這才醒悟，那真的是她的生魂來過了啊！

因此，我在她的遺照上題寫：「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

意猶未盡又寫道：「到死春蠶尚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就是記這件事也。

儒變

若是兩地相隔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論滇黔的風俗，還說是住在那裡的當地人說的！這我就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了呢？

若是晚出生了數十年，年輕人描述耆老一輩人的舊事，還誇言說是親眼見過那個老人等等，這也真的不知那少年人說的事，是真是假了耶？

左丘明身為魯國的史官，親見過聖人孔子，他所寫的《春秋》，確實是有源委。到了唐代中葉，陸淳那些人才開始持有異論。

到了宋朝，孫復以後，哄然佐鬥，各種說法紛紛出現，還爭執不已，都說《左氏春秋》的內容不可信！可是我說，可信！

這認知上的差異怎麼會這麼大呢？那是因為漢代的儒者之學講究「務實」，而宋代的儒生則「近名」。宋代的儒生若不提出些新義，則不能聳動人；然而若不排除舊的學說，就不能提出自己的新義了啊。

歷代諸經的研究，變成了訓詁，都可以用口辯來相爭，人人動動嘴皮子就好，只有《春秋》記載的事跡明確清楚，難以變亂。

於是宋代的儒生就有人提出，說左丘明是楚人、是戰國初年的人、是秦國人，還說他是魯國的史官，親見過聖人的說法都是謠言傳說。既然左丘明不是魯國史官，親見聖人的事，就是傳中的傳說了！都不足為據，接下來，宋代的那儒生們就可以暢所欲言，胡說八道了啊！

這種情況貫穿了整個宋代儒學界，一直到了趙鵬飛作《春秋經筌》為最誇張！他甚至不知道成風是魯僖公的生母，他怎麼還能論名分、定褒貶呢？元代的大官員程端學還推波助瀾，尤為悍戾！

我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春秋解》的註釋、譯文和賞析之時，編修周書昌說：「有個士人得了此書，珍為鴻寶。一日，他和友人一同游歷泰山，偶談起經義，那個士人極其稱讚書裡一篇論「叔姬歸鄆」，文中的推理和闡述極其精到。」

那個士人夜裡睡了，夢見一個古妝女子，風度儀容優雅，護衛眾多，很有尊嚴的一位古代女子，厲色詰問他：『周武王的女兒元女，就是東嶽的主神。上帝因為讚美我能艱難完節，所以也在她之後，作了泰山的神，隸屬太姬成了貴神，到今天已經二千多年了。你昨天敘述無知豎儒的說法，說我回

歸鄴地，是為了和紀季淫亂，你們虛辭誣指我的故事，還詆毀我，實在叫我痛心！

我是在魯隱公七年歸紀，魯莊公二十年歸鄴，期間相距三十四年，那時我已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你們有什麼理由認定，我丈夫的弟弟紀季一定會喜歡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婦人呢？

越國的史官也是跟從《春秋》之法，不是諸侯夫人，不能被記載，就像你一樣，也是沒資格被記載到史書上的人。

而我當年是為人媵妾，照例是不能被記載於各種簡策之上，只因我當年可以矢心不二，守節完貞的緣故，所以仲尼才特筆書寫下這個條例記錄。

程端學是憑了什麼證據，竟然造此曖昧的毀謗耶？你再妄傳，就割了你的舌頭。』隨即命隨從的神拿隻長棍子擊打那個士人！那士人狂叫而醒！於是馬上燒毀那本書。」

我開玩笑的對周書昌說：「你是太過耽溺於宋代儒學了，才會說這個故事啊！」

周書昌說：「我是取其所長，而不敢避諱宋代儒學的短處啊。」
他能這樣說，還算是持平之論。

楊家將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那是祭祀北宋名將楊業的廟。顧亭林寫《昌平山水記》是根據《宋史》，書內記載楊業戰死在「長城北口」，那裡應該是內蒙古雲中郡，不是北京的古北口啊。

經考據，王曾所寫的《行程錄》已經記載了古北口內有揚業的祠，那是遼人敬重楊業的忠勇，為他立廟建祠。

遼人是真的和楊業戰鬥過，而王曾奉命為使節的時候，距離楊業戰歿才數十年，當時的他和一般人，怎麼會不知道楊業是戰死在雲中的呢？

而《宋史》是元代托克托所撰修（托克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離楊業戰死，已經年代久遠了啊！讀書人不能沒有根據，不加考證就取後代的說法去反駁前代的記載啊。

避暑山莊

我為了校勘歷代的秘籍，曾經到過避暑山莊四次。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丁未年的冬天，隔年歲次戊申的秋季，乾隆五十三年，歲次己酉的夏天和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的春天，避暑山莊四季之勝，我都能親身體會，親眼

觀覽啊！

每次泛舟到文津閣，放眼望去，山容形貌、水流緩緩，皆出於天然，樹色泉聲，好像仙境，一點也不像在紅塵世界；日出日落，陰晴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都能入畫。

其中最為奇異景象，就是有細草沿坡帶谷的蔓生，茸茸可愛，處處都好。像披上綠色的毛毯一樣，細草的長度不過數寸，卻整整齊齊好像裁剪過，竟然無一莖參差長短，苑裡的園丁說那種細草稱為「規矩草」。若是長出了宮牆外，那怕才離開宮牆數步之遙，隨即高低不一長長短短的亂生蔓延，這豈不是天生嘉卉，以待皇帝們來游覽哉！

空谷足音

李又聃先生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名叫張子克的人，在小村莊當老師授徒，沉寂孤獨又沒什麼朋友。偶然在場圃間散步，遇見一個士人，甚是溫和儒雅，各自道了姓名以後，就一起相談，情志也頗為款洽。

那個士人自己說：「我雖住的靠近村子，可是在里巷間，都無人可以一起說說話。遇見你啊，就好像空谷中聽見了足音啊。」

於是兩人一起到了張子克教書的塾室。見到童子們才在朗讀《孝經》，

那個士人問張說：「這書是後世寫的文章還是真的古傳文章，你怎麼看呢？」

張子克說：「唐代的司馬貞就寫的很詳細啊！最近我讀《呂氏春秋》，讀到《審微》一篇中引用諸侯一章，那是後世人寫的今文，連戰國七雄時代的人所寫的文章都成了這樣了，那裡還有什麼古文呢？」

那個士人歡喜的說：「你真是讀書人啊。」從此自是屢屢到塾室來拜訪張子克。

張每次都想回拜，他總是辭謝，說自己家貧無棲止，夫婦倆只是租住一間破屋住，沒地方待客等等，張子克也就不再提了。

一夕，忽然問張子克：「你怕鬼嗎？」

張回答說：「人，是未離形的鬼；鬼，是已離形的人。雖沒見過，確實得鬼並不可怕。」

那人訥訥的說：「你既不怕我也不騙你，我就是個鬼。因為生前是士族，不能到佛家去追逐餓口、爭錢米，偽裝自己也是同一氣類，能否請你給一點點飯食，可以嗎？」

張子克和他相交情分既深又互相欣賞，也不疑懼，馬上為他準備食物，以後更是時常邀請他來吃食。一人一鬼考較談論圖籍，不時能發現圖籍的始

末和原委。

有一次談論起太極無極的旨趣和分別時，那隻鬼很不以為然的說：

「在《傳》就有記載：『天道遠，人事邇。』《六經》所討論的，都是人的事，即使是《易》也只是闡述陰陽，也是以天道來說明人事。

若是捨棄人事而說天道，已經是虛無飄渺了；如果又推及先天之先，必定人人都來空言聚訟，怎麼能這樣用呢？

我以為你是留心古義的讀書人，所以才來找你求食，怎麼你的見識，竟然是這樣的啊？」那隻鬼於是拂衣而起，轉瞬間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

張子克後來又跑去相遇之處找他，幾次都等了很久很久，始終沒再見到了矣。

諱言殉夫

當年我閩中督學之時，院吏說了一個故事，雍正年間，那時也在此督學的學使，他的一個姬妾墮樓死了。也沒聽聞有其他緣故，人們都以為，是那個女子偶然失足摔死了。

久了，就有知情的人泄露了內情，說出實情的人說了：

「那個姬妾本是山東人，年紀大約十四五歲的時候，嫁了，嫁的是一戶

貧窮困苦的讀書人家的兒子。幾個月的相處，小夫妻也甚是相得，兩人是形影不離。

當時，正逢大飢荒的時候，家裡已經不能自活了，她的婆婆將媳婦賣了！賣給了專門買賣婦女的人口販子，那女子與她的丈夫整夜的擁抱哭泣，咬臂留下此齒痕為紀，這才離開。

那個小丈夫思念不已，什麼都不管不顧了！他沿途乞食，兼程追趕人口販子，竟偷偷的隨行在後，到了京師。

當時曾經在車中見過一面，可當時兩人都年幼怯懦，又怕遭到訶斥責罵，竟然不敢靠近。兩人只能淚眼相看。後來，女子住進了官媒家，小丈夫也時常等候等在門側，偶爾得以見上一面，於是彼此相約，別尋死，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天上人間，還是能有機會再相見。

後來聽說女子被學使納為小妾，他就投身為僕，成為學使幕友師爺的僕人了，也一起到了閩中任上。然而官員與幕僚們所住的地方有別，內外音訊隔絕，也沒有通問的理由，那個婦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小丈夫也跟來了！

直到有一日，那個小丈夫病死了，婦人是聽婢女和婆婆媽媽們說的，那姓名、籍貫，還有形狀、年歲都符合，她这才知道她的丈夫死了！

當時她正坐在筆捧樓上，聽聞噩耗！凝立良久，忽然對眾人仔細說明自

己的出身，還有來龍去脈，說完以後長號數聲，奮身跳下筆捧樓！摔死了。

是那位學使避諱不准家人說出去，所以這件故事不傳，然而這種事，也實在不必避諱啊！

大抵女子殉夫，其緣因有兩種：一種是牴觸了倫理綱常，她寧死也不受屈辱。這是來自於自身所受的禮教。一種則是忍恥偷生，苟延一息，寄望能像樂昌破鏡的故事一樣，再得重圓；直到望絕了、勢窮了，然後才一死以明志，這是發於內心的情感啊。

此女子被賣了以後，沒有死在人口販子之手，也不死在媒氏之家，以致於玉玷花殘，得了故夫的死訊以後才死，實在為時太晚了，但是她的死志，則早已經決定了啊，只是她私愛纏綿，所以不能自我了斷。她的思想中，並不認為死與不死，是負了丈夫之恩，只認為不能等待，才是真辜負了小丈夫的期望。

我哀憫她的遭遇，為她的心志感到悲傷，痛惜她用情之誤則可也；人們又何必拿著《春秋》大義，來責備不讀書的小兒女呢？那不是與人為善的道理啊！

女女男男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的七月，朋友們在宋蒙泉家中小集，偶然談起狐仙的故事，聶松巖對我說：

「你的家族曾發生過一事，你可知道嗎？以前我到濟南去參加鄉試，聽說有一位紀姓的書生，我忘了他是壽光還是膠州來的，在黃昏時遇見一位女子獨行，在路上的泥濘中顛躓了一下，他順手就將她扶掖起。他心念一動，覺得這必定是狐女，姑且想試著和她交往一下，足以讓自己也體會一次妖魅的情狀。」

紀生就不客氣的對那個女子說：『我認識你，你也別騙我了。但是，如果能得到美麗的女子像你一樣，也挺好的！人靜以後，你可以來我書齋，你就別在這裡做作狀調戲我了，徒然浪費時間。』

那女子笑著離去，到了夜半果然來了！紀生與狐女狎媾淫媾了好幾個夜晚。他覺得自己漸漸的被狐女所蠱惑，於是斷然叫她不必再來了！

那隻狐女口出怨言大罵紀生又不肯離去，紀生就正色地說：『妳別這樣啊。男女之事，主動權在男方。男人若是求不得，還可以強暴得到；這女子求男人，若男子不願意，則心如寒鐵，女人就算用強暴的手段也是無用啊。』

況且妳是為了盜我的精氣而來，我兩並不是有情而結合在一起，我並沒

有欠負你的情；妳閱人多了去，所以也不能說你是個守貞節的，我也沒有壞了妳的貞節，更別說始亂終棄是君子深惡痛絕之事，但是那是對著人才有這種指責的話，並不是對你等這類生物說的啊，妳有何必戀戀在此？這真是徒然無益的事啊。」

那隻狐女竟然詞窮，無言以對只好離去。

這才知道，人們一旦受了狐女的蠱惑，以至於纏綿至死，連道士的符籙都不能驅遣的，始終都是由於情慾牽連不願自我割捨的啊，若是能泊然不動心，那麼對方又有什麼理由，已經得了便宜還不肯離去呢！

犯狐

法南野又說了一個故事，他說：「里中有好幾個惡少，聽說了某氏的荒塚裡住有狐，還能化形成人來媚人。於是那些惡少在晚上，拿了一大張網罟，張在狐穴的出口，果然掩捉了二隻母狐。」

為了防止那兩隻母狐變幻成人，急忙拿尖銳的錐子刺穿那兩隻母狐的後腿髀骨，還拿鎖鏈貫穿，那些惡少操刀威脅著說：『妳們真的能化形為人嗎，那麼就來為我們倒酒行酒，我們就饒了妳們的命。否則，就把你們一片一片的割了！』

那兩隻狐拉開喉嚨嗥叫，痛苦的又摔又跳又摔倒，好像聽不懂他們說的話。那幾個惡少大怒，刺殺了其中一隻！

另一隻倖存的狐於是說了人話，牠說：『我沒有衣服鞋襪穿，若是化形為人，成什麼樣子耶？』惡少又拿刀子作勢要來割頸威脅，牠這才宛轉變化成一個身無寸縷的裸身女子。

眾人大喜！輪流對那狐女放肆無禮，還紛紛將牠擁懷入抱，不斷的逼牠陪人喝酒，然而那些惡少，始終都拿著鎖鏈不肯鬆手。

狐女妮妮軟語，祈求他們替牠解索。

惡少手中握著的鎖鏈才脫手！那隻狐女已失去蹤影。眾人於是回家去，還沒走到家門時，就遙見自家火光冲天，則是那些惡少的幾戶人家同時失火，都被燒成了焦土！殺狐的那一人家裡者還燒死了一個女孩，人們都知道那是狐的報復。那些狐從不擾人，而人乃去擾狐，說他們是『多行不義』是對的！」

報復過當

田白巖說一事，他說：「某人新娶來的繼室很年輕，卻一直被狐所媚，每次找道士來劾治都不能將牠驅逐。後來有一位高行的道士來了，發檄請來

神將捉了那隻狐綁到壇前，道士責令牠的供狀，人都能聽見那隻狐說人話。

狐說了：『我是來報仇的！只因為過去我打了我老婆，我老婆跑到這家來，竟然和某人相好了，我實在是恨極了，所以來報復他。』

某人憶起年輕的時候，果然有此事，然而那事都過去十多年了啊！

道士說：『既然結恨這麼深，應該立即就報仇了，為什麼遲遲到現在才要報仇？是你沒有早知此事呢，還是假借的藉口耶？』

狐說：『他的前一任妻子，是個貞潔的女人。我怕天罰，所以不敢接近。這個女人輕佻，我才可以誘狎。這是因果相償，鬼神也不怪罪，大師你又何必相責呢？』

那個道士沉思良久，說：『某狹昵你的老婆幾日？』

狐：『一年多。』

道士：『你挾昵此婦幾日？』

狐：『三年多。』

道士大怒說了：『你報之過當了，這就是你不對！你不離開，我就檄文將你交付雷部去！』那隻狐這才服罪離去。」

清遠先生（蒙泉之父。）說：「由此可見這邪正之念啊，妖魅都清楚也很明白啊；報施之理，就連鬼神也不能奪啊。」

還債

清遠先生也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朱某人有一個婢女，幼時是個粗俗的女孩。長大以後卻漸漸慧黠，眉目也日漸秀媚，朱某於是納之為妾。

那女子頗有心計，將家事整理的井井有序，連米鹽等瑣屑的小事，家人也都絲毫不敢欺她，欺她則必敗。她又善於蓄積，凡是她決定的買賣之物，來年價格必然高出許多，於是朱某一家就日漸富裕，朱某對她更是專房寵之。

一日，她忽然對朱某說：『你知道我是誰？』

朱某也笑答：『你瘋了嗎？』還開玩笑的喊她的小名說：『你不是誰人誰人嗎？』

她說：『非也，那女孩已經逃走很久了，現在就在某地，是某人的老婆了，生的兒子也已經七八歲了。而我原本是個狐女，而你九世以前是個巨商，當時我是為你管理會計的人。你非常厚待我，而我卻乾沒貪了你三千多金。死後到了冥間，被罰謫墮了狐身，煉形數百年，得以成道，然而卻因為欠了你的，還在負累，始終不能升仙。

所以我趁著那個婢女逃跑之時，幻化成她的容貌來事奉你，總計這十多年來，我所入的足以抵過之前所欠的，現在，我可以屍解去了啊。

我去了之後，必現狐形，你可以交付給某僕拿去埋了，而他，也必會裂屍剝皮，請你不能怪罪他，或是說譴責他的話。

他在四世以前，是一個餓死的餓殍，那時我還沒成道，曾經吃過他的屍體，你要任由他碎磔我，這才能夠解散舊冤。」

她說完話，隨即化成狐形仆倒在地，從那隻死去的狐頂上，冒出來一個長數寸，美麗女子冉冉而去，那容貌則是另外一個人。

朱某不忍心，還是親自將牠埋了，可畢竟還是被那個僕人偷偷發現，又將之挖掘出來，剝了皮賣了！朱某知道那是夙業，只能浩歎而已。」

盜心鬼惡

從孫樹樞說了一個故事，高川的賀某人，家裡貧甚。除夕快到了，卻沒錢過年，跑去親戚家中借貸，也是一無所得，親戚只是買酒來款待他，賀某人內心抑鬱無聊，只能戒酒澆灌心中塊壘，於是大醉而歸。

回家途中已經天黑了，他路上遇到一個老翁，背著一個沉重的囊包，腳步蹣跚走不太動，老翁請賀某為他肩扛到高川，會付給他腳力的傭工價錢，賀某答應了。

那隻囊包很重，賀某心裡想，還沒錢過年呢，若是現在快速逃跑，那個

老頭這樣龍鍾疲憊，一定追不上！

於是他就盡力疾走！那老翁自後追趕，大聲呼叫，他也不應。他就這樣狂奔了七八里路，才回到家，急忙入內關門，還大叫快快點燈！燈點了，這才知道那是一段新砍下來的楊木，重約三十餘斤，這才知道自己是被鬼捉弄了。

這大概是賀某人他貪狡成性，被鬼厭惡很久了，所以乘他窘迫之時來欺侮他。要不然來往的人這樣多，為什麼獨獨戲弄他？只是平時他還沒生出迫切的念想，也尚未起盜心，否則那隻鬼，又為什麼要等在他回家的路上才來戲弄他呢？

食料

樹樞接著又說了另一個故事，埭莊有個張子儀，愛喝酒。活到了五十餘多歲，生了寒疾病死了。家人要裝殮他的時候，忽然甦醒過來！他說：

「我的病好了！剛才我到冥司，看見貯酒的巨甕三大桶，都題字貼上張子儀封等字。」

其中一甕已經開封了，喝的還剩下半甕，那必定都是我的食料，必須喝完才會死啊。」後來，他果然痊癒了！繼續縱飲二十餘年。

有一天，他對親近的人說：「我是快死了嗎？昨天我又夢見自己到了冥司，看見那三甕酒都喝完了啊。」

過了幾日，他果然無疾而終。

我想起《補錄紀傳》記載，李衛公食羊的傳說，可見那是真的啊！

舊城市群妖

天津寶坻的孝廉王錦堂說了一個故事，天津的寶坻舊城已經圯壞，經年遭到水齧雨穿，多成了洞穴，不少妖物都住在城牆的窟穴中。

後來修城的時候，拆毀那些舊城牆，妖物失去了憑依，於是都散到空宅古寺裡去住了！不時四出祟人，男女多為被那些妖物所媚。

忽然來了一個道士，教人拿黑豆四十九粒，持咒煉七日，拿來丟擊妖物，打中就死。王錦堂家裡空屋很多，都被那些妖物占據了。還有一個僕婦也被媚住了，他拿出道士所煉的豆子丟妖怪！

忽然，風聲大作，好像有很多人在喧鬧呼喊說：「太夫人受傷了！死了啊！」

眾人急忙跑去看，只見一條巨蛇，被黑豆所傷的地方，好像被銃炮的鉛丸所擊中一樣。因此他就問道士，他問：「凡是媚女的妖怪一定是男妖，為

什麼這隻蛇被叫成太夫人呢？」

道士說：「這是條雌蛇。蛇妖來媚人，用頭用尾巴都可以吸住人的精氣，不必一定要相交接受才行。」

隨即就聽人說了，也有人只是聽到風聲，就會昏昏的好像夢魘一樣，覺得有物來吸他的精液，他的精液隨即湧動溢出，那個道士所說的是真的啊。

又有一人突然看見妖物，他的豆子還裹在紙袋裡，猝然間來不及解開，他拿著包豆子的紙袋一起丟擲過去，那隻妖物也受傷逃遁而去。

又有一人被女妖所媚，有人送他黑豆子殺女妖。可是那個人耽溺女妖的美色，不肯用黑豆子擊殺，最後竟然死了。

妖物之為祟的故事，時常都有，可是像這樣，同時群聚而肆毒人類的事，則非常之可惡，那是天道所不容的。那個道士不前不後，適時來這裡替人解難，也許是神派來假手他除妖的啊？

虐人

某侍郎的夫人死了。蓋棺以後，家人才要陳設祭祀物品。忽然有一隻白鴿飛入幃帳裡，家人掀開帳子尋找也都沒看見！

正在擾擾攘攘之時，棺材中竟然有煙燄湧出！塞滿了整座屋子，頃刻間

都燒個精光！

聽說那個夫人生前御下最嚴了，凡是買來的女奴，賣身契寫好入門後，必要叫她來長跪面前，先告戒她數百句言語，她說是這是「教導」；教導以後，就剝光女孩的衣服，雙手反綁鞭打，鞭打了數百鞭，她說這叫「試刑」。被打的女奴或痛苦轉側，或驚痛呼號，就會被打得更加厲害。打到女奴不叫也不動了才行，那皮鞭打在人的身上，格格格的好像在打石頭木棒一樣，說就是要叫女奴們知道厲害和畏懼，然後才驅使她們勞役。

安州陳宗伯的夫人，是先太夫人的姨母，曾經到過是她家，她常說：

「侍郎家的僮僕婢女和老媽子，進出家裡都要排隊進退，就算是當朝的大將練兵啊，也沒見過手下兵丁有那樣的整齊嚴謹。」

又我常到一處親戚家，主人是個老先生，我進到他家的內室，見到門左右懸掛二條皮鞭，皮鞭的穗子都有血跡，鞭柄都光澤可鑿！

聽說他每天就寢以前，就會叫來家裡所有的婢女們，一個一個綁在凳子上，然後拿被子蓋著婢女的身體，那是要防著婢女們逃跑或是自殺。

後來他死得很慘，死去的時候，屁股兩邊都潰爛露骨了，好像是被鞭打過的鞭痕。

刊方

刑事官署衙門裡檔案裡，多是被毆打之後因傷致死的案例！可是，如果被害人的死因不能判定是因為加害人的手法致死的保辜期限內，於律法，是不能判讞加害人的罪刑，或是判對方來抵命。

太常呂含暉，曾經刊印發行一帖秘方，專救被毆傷，藥方內容：「取荊芥、黃蠟、魚鰾等三味藥（魚鰾需炒成黃色。）各五錢，加入艾葉三片，再放入無灰酒一碗，重新湯煮一炷香的時間，趁熱飲下，汗出立刻痊癒；只有百日以內，不可以吃雞肉。」後來他的兒呂慕堂，在庚午年考上鄉試的人，人們都認為，那是呂含暉刊印秘方的好報。

骰子咒

《西陽雜俎》記載骰子咒「伊帝彌帝，彌揭羅帝。」人若是誦唸至十萬遍，則六枚骰子都能隨呼而轉。試之，有驗或不驗。

我說這好像人們認為口誦「驢」字來治病的法子啊！大抵都是自己的精神專注所聚，於是氣機來應之。氣機若有所感，連鬼神都能相通了。這正是所謂的「至誠則金石為開」也。篤信的人就心誠，心誠則必動，若是試這方

法的人心不誠，那麼不誠則不動。凡是持煉之術，都是用這種方法，也不必獨獨就這骰子咒靈光啊。

爭墓

我家以前的僕人蘭桂說，他初到京師的時候，隨人住在福清會館，那個會館就蓋在墳場邊，門外都亂葬的叢塚。

一夜月黑，他聽見洶洶喧呶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說的聲音，他想此地也無人，一定是鬼鬥！

他從門隙向外竊窺，一無所見！於是屏息諦聽，過了很久，他才聽清楚，原來是有一個人來這裡遷走妻子的棺柩，卻誤取走了別人家的棺柩去了。

被遷走棺木的墳墓裡，埋的是別人家的妻子，兩個女人埋葬的地方本就相近，她認為自己的墳墓被那人劫走了！就當以那個人的妻子墳墓來相抵！可是還住在墓裡婦卻人不肯，於是兩人互相大罵爭執。此時正好有人敲邏鳴金走過，這才寂無聲。

後來蘭桂也不知道那兩隻女鬼究竟如何解決墳墓的問題？更不知那個誤取了別人妻子棺木的人，到他百年以後若要與妻子合葬同窆，又要怎麼辦啊？然則大部分的人還是說鬼附神主牌而不附墓，或許還真的不是那樣呢！

放生咒

虞惇他家有個佃戶孫某，很會使用鳥銃，他開槍所擊的沒有不中的。虞惇看見了一隻黃鸝鳥，命孫某拿鳥銃來，開槍打下來。

孫某問他：「你要活的？還是死的？」

虞惇問：「鐵丸衝擊之下，怎能預先決定生死呢？」

孫某說：「直接打中了就死了；若要活捉，則驚嚇牠，等牠起飛才打牠的翅膀就好。」

於是命他：「取活的。」

孫某舉手銃發，那隻黃鸝鳥果然墮下。拿來一看，果然只打折了一隻翅，可見孫某的槍法精巧到這種地步。正好有一人說他能誦唸「放生咒」，他對孫某說：

「我誦咒三遍，你怎麼打也都不會中了。」試之果然。

後來屢屢試之誦念放生咒，沒有不靈驗的。然而那咒語詞鄙又俚俗，聽了實在令人忍噓不住，很可笑，不知道為什麼能禁制鳥銃的準頭？

又凡我所聽過的禁制諸咒，詞句的鄙俚也大都像放生咒一樣好笑，偏偏還都很靈驗，這也都不能測度那是為什麼靈驗了啊？

蘇沈良方

蔡葛山先生說：「我校《四庫》書，因為錯別字的緣故，被奪去俸祿處罰了好幾次，只有一件事，是深得校書之助力。

我的小孫子，不小心吞下鐵釘，醫生用樸硝等藥攻之，一直都不能讓小兒排出鐵釘，孩子那麼幼小，還吃下不少猛藥，小小的身體日漸瘦弱。

後來我校《蘇沈良方》，見有治小兒誤吞鐵物的方子，寫著：

『剝新炭皮，研磨為細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

我就依著方子試一試，果然炭屑裹著鐵釘排出，這才知讀雜書也是有用的啊。」

這本書世上沒有傳本，只有《永樂大典》收了全部內容。我領書局之時，囑咐王史亭將它排纂成冊。

至於蘇沈是誰呢？蘇東坡和沈存中兩人啊。那兩位大人都很喜好講醫藥，宋代人集結他們所論的內容，就成了《蘇沈良方》這本書了。

老醫生

葉守甫，是山東德州的老醫生，時常往來我家，我幼年時還曾經見過他。

回憶他與先父姚安公說過一個故事，他經常從平原到海豐去，有次夜行，竟然迷路了，僕從也都不能認路。當時風雨將至，又四處都無有村落，只望見遠處有座廢寺，一行人只好前去暫避風雨。

那廢寺的門虛掩著，而門扉上隱隱有白粉寫大字，等眾人敲石點火一看！則是「此寺多鬼，行人勿住」等二句。

眾人正是進退無路，最後還是推門進入了，一入內就揖拜說：

「過客遇雨，求神庇蔭，雨止即行，不敢久待。」

這時聽見窗上的承塵板上有人回答說：「覺你很有禮貌啊，但是我今日喝太醉了，不能出來見客，沒辦法！你們可就著東壁坐著休息，西壁有蠍子窟洞，怕你們被蠍子螫了；

對了，還有你們若是渴了，也別接屋簷滴下來的水，恐怕有毒蛇口水；殿後有酸梨已經熟了，可摘來吃。」

眾人都毛髮直立，人人噤聲不敢說話。等雨稍停止後，馬上起身，很快的拜謝一通跑了出去！好像逃離脫虎口一樣。

姚安公說：「有人題字在門上，可見裡面的妖物傷人多了啊。而你竟然平安無恙，而且還聽他這樣溫和的解說。

原因是你平時就有禮自處，世上沒有人不能以禮服人的啊；你還以誠相

感，也沒有人不可以用誠心感動的啊，那怕是異類也都一樣。你不但是個有經驗的老醫生，也是個老於涉世的人啊。」

面首

朱導江說，新泰有一個書生，赴省參加鄉試。新泰距離濟南有半日路程，他與幾個朋友乘著早上涼爽，天沒亮就起行了。

黑暗中有二匹驢子也和他們一行人前前後後的走著，誰先誰後眾人也不以為意也。稍稍多看一眼，知道是二個婦人騎驢。既而仔細一看，原來其中一個是老婆婆，年約五六十歲，肥而黑；另一個是個少婦，年紀約二十歲，容貌還挺美的。

那個書生頻頻拿眼睛看少婦。那個少婦忽然回頭失聲大叫：「是幾兒耶？」書生錯愕不知如何回答。

少婦說：「我就是某氏的表妹啊。我家法中，表兄妹不能相見，所以你當然不認識妹妹我，可是妹妹我則曾經在簾隙偷看過哥哥你，所以認得你啊。」

書生回憶是是個有表妹嫁到濟南，所以就與少婦溫和的說起話。

他問：「這麼早趕路要去哪裡啊？」

少婦說：「昨天我和你妹婿去舅母家探病，本擬當日就返回家來，可是舅母家有官司訴訟之事，拉著妹婿一起入京去，所以不能馬上回家；妹妹我早歸是為了回家去替妹婿準備行裝。」

那少婦說話時還流目送盼，情態嫣然，言談中還微微透露自己十多歲時，一見表哥那時的內心相悅之思。

書生的內心微動，走到岔路時，少婦邀請書生一起到她家去吃頓飯。書生欣然從之，於是當下與同伴們約定，晚上在某處所等候，屆時他就會到來。可是同伴們等到半夜都不見書生來。次日，也毫無消息！

大家回頭往昨日分別處，循著岔路去找尋書生，只在曠野裡找到他的驢子，驢鞍都沒卸下，包裹也沒打開。

他們問遍了村落間每一戶人家，都沒有認識那兩個婦人。再找，終於問到了他表妹的夫家，則那個表妹已經死去半年多了！

那個書生是被鬼誘拐了去、被妖怪吃了！還是被盜賊所誘？都不可知。而此人就從此失蹤了！這個故事，足為讓佻薄的少年引以為戒！

說這故事的當時，方可村也在座，他說：

「我去游歷秦隴之時，聽說一個故事和這個故事相類似，有個人死後，要和妻子合穴同葬，家人啟開墳墓，則已經有個男子的屍體在裡面了。這就

不知地下的兩隻魂見了丈夫的魂來，有何面目相見呢？

焦氏寫的《易林》記載：『兩夫共妻，莫適為雌。』意思就是說，說兩個男人共用一妻，可不要只責備女的啊，就是形容這類的故事。」

戴東原當時也在在座，他說：

「《後漢書》裡還有二夫共一妻的故事，你怎麼沒讀過耶？」

我則戲說：「兩位就別吵了！山陰公主有面首三十人，你們怎麼獨獨忘了她呢？然而這些都是不怕自己丈夫的女人啊。那個私藏少年的女人沒有考慮到的是，自己的丈夫死後要來一起合葬同穴，這也未免縱慾太過了耶，都忘了還有後患了呢？」

戴東原喟然說：「縱慾而忘了後患的，豈是只有那隻鬼呢！」

不男之頰

雜說都宣稱「變童」一開始見於黃帝時代的書籍記載（詹事錢辛楣如此說的，錢辛楣能舉出那一本書的書名，我現在已經忘了啊。），那是出於依托之說，不足採信。比如「頑童」始見於《商書》，然而《商書》這一本書，卻是故意造假偽裝成古代文字的書，不足以成為證據。

《逸周書》記載稱：「美男破老。」難道就是指稱是「變童」嗎？《周禮》

有「不男之頌」的詞句，注解也寫為「天闔不能御女者」。

然而自古到今，從沒有男人因為自己性無能、不能御女，就跑去興訟告官的人；古代經文都寫在竹簡上，當然用字精到，頗叫人懷疑那是指稱此事的文字記載。

一般女子的淫佚啊，那是發乎於情慾的自然現象。可是「變童」卻不是天生就是淫佚的心思，都是在他們還是幼小的時候，就被成年男人用勢力威逼、或是利餌引誘拐弄才變得如此啊。

相傳有某一個富家巨室的男主人喜狎狡童，但是又怕身邊的男孩羞愧拒絕，於是他就多買未滿十歲又長相端麗的小男孩回家養；

當他自己與諸男媒戲之時，就叫那些未滿十歲的幼童拿著蠟燭在一旁伺候著，觀看他們的種種淫狀，久了也見慣了，孩子們都視若當然。

如此過了三、四年，等買回來的男孩稍稍長大以後，可以供他淫辱之時，都可以順利完成他的心願。

那個富有的男主人也會供養僧人，有個受他供養的僧人規勸他說：

「這種事雖然人世間也是有的，我不能禁止檀越你不作，然而那些人都自願的。就好像人們去挾妓一樣，罪過還算輕的；若是處心積慮，買來天真之子，還加以訓練，則恐怕會干神怒啊。」

那人始終不能從善改過，後來他果然罹了大禍。用手段取物會遭到造物者所忌，更何況為了滿足自己不自然的慾望，而採用非常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呢！

無完人

河北蒼洲的東光有一條王莽河，就是胡蘇河。旱時則乾涸，可若大水來了！很快就急急高漲，每每人們渡河，總是危險萬分。

外舅馬周錄說：「雍正末年，有一個丐婦一手抱著幼兒，一手扶著生病的婆婆涉水過河。走到了胡蘇河的中流，老婆婆昏倒了！丐婦棄幼兒於水中，努力背著婆婆走到岸上。

老婆婆醒來大罵媳婦說：『我七十歲老嫗了，死了有什麼害處！我張氏幾代人，就等著這個孩子延續香火，你這樣胡來！竟然棄兒子救我？斬斷了祖宗之祀的就你啊！』丐婦只能哭泣卻不敢說話，只是長跪而已。

過了兩日，老婆婆姑竟然哭孫不吃死了！那個丐婦嗚咽哭不成聲，癡癡地坐了幾日，也死了！沒有人知道她們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她們是哪裡人？只是聽老婆婆臭罵丐婦時，知道她們姓張。」

有議論這件事的讀書人說，如果兒子與婆婆比較，則婆婆比較重要；婆

婆與祖宗比較呢，則祖宗重要。

如果那個婦的丈人還活著，或是夫家還有兄弟在，則放棄兒子是對的；既然是兩代的窮婦，卻只有這一個孤子，則婆婆罵的對，那個丐婦雖死了，還是死有餘悔啊。

姚安公說：「那些講學家隨便開口責備人，真是沒人性。河中大水急流洶湧，生命稍縱即逝，遭遇危險時，豈能深思長計呢？這是勢不兩全啊，棄兒子救婆婆，這是天理之正，也是人心之所以安定的力量。」

如果婆婆死而兒子活了，做媳婦的豈不是終身不寧、耿耿於懷呢？到那時，難道沒有人會跳出來責備她，因為愛兒子就遺棄了婆婆耶？

而且當時兒子還那麼幼小，還要提要抱，兩個窮苦的女人，養著也不知道能不能養大成人，如果婆婆死了而兒子又夭折了，她豈不是更後悔了呢？

此一個丐婦所為，已經超出了常情之萬萬倍了，不幸的是她的婆婆也自殞死了，她不也以死殉之了嗎！想想也真是悲哀啊。

那些講學家還沾沾自言自語，鼓動他們的尖喙，自以為是精義之學說？怎麼不想想那是白骨銜冤，黃泉含恨呢？

北宋孫復著作《春秋尊王發微》，細數二百四十年內的人物，只有貶人的，無一個被褒的；宋儒胡致堂著作的《讀史管見》，以為三代以下無完人。

那些個講學著書的人啊，辨則辨矣、愛怎麼說都行，我都不想聽、也不想見。」

志氣之帥

郭石洲說，明經朱靜園與一隻狐成了好友。有一日一起在朱靜園家飲酒，狐大醉，睡花下，醒來只見朱靜園在旁，朱問狐：「我聽說你們一族醉後多會變形，所以我拿被子蓋住你，我自己守在一旁，怎麼你竟不變形？為何啊？」

狐說了：「這是要看道力的深淺啊。道力淺的只能化形幻形而已，所以醉則變形，睡了也會變形，倉皇驚怖更是會變出本來模樣；可是道力深的確能脫形，這好像仙家的屍解，已經歸了人道，人形就是本形啊，何變之有？」

朱靜園想要追隨狐有學道，狐友說了：

「你做不到啊，凡修道，人類容易而生物難，人氣純，生物的氣駁雜；但是要成道，生物易而人最難，因為生物的心專一，而人心太過雜亂啊。」

煉形的需要先煉氣，煉氣則需要先煉心，這就是所謂的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體堅固，心搖，則氣渙而形體萎靡。

廣成子告訴黃帝的方法，乃是道家的秘要，並不是鄉野老人說的寓言故

事。只有活在深巖幽谷中，眼不見耳不聽，惟有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過百年如一日，你想人能這樣做嗎？」

朱靜園聽了這話，才停止求道的念頭。

女心

我回憶丁卯同年的某御史說過，他曾經問過和自己相好的一個伶人。

御史問：「你們這種能上台做戲的伶人這樣多，怎麼獨獨只有你擅場，那樣受到觀眾喜愛，為什麼呢？」

伶人回答說：「我上台表演女性時，除了穿女装打扮成女人外，內心還必要化心為女人的心思，然後上台表演女人的柔情媚態，就能使見者意消，忘了我是男人。」

如果內裡還存有一丁點男人的心思，那麼上台後就會有一絲絲不似女人了，那就不能爭蛾眉曼睩之寵，受到台下看客的喜愛啊？

我登場演劇，若是表演貞女，則要端正其心，雖說說笑謔也不失其貞潔狀態；若是表演淫蕩的女人，則內裡要真的有淫心，就算是端莊的坐著，讓人看了，也會覺得她是個淫蕩女人；若是表演貴女，就要尊重其心，那怕身上的戲服是粗布青裙，人也會存有貴氣；若是表演賤女，則需要斂抑內心，

那怕是盛妝華服朱翠滿頭，種種卑賤姿態都還會存在；

若是表演賢女，那麼就要柔婉其心了，雖然也表演怒色大罵，甚至出手打人，也不會顯出畏懼的樣子；若是表演剽悍的女子，那更要驚驚拗拗的戾悍其心了，這一切表演，那怕是故事的事理粗拙，台詞也麼什麼好。但是我在台上演的女人啊，她的喜怒哀樂，恩怨愛憎，我是早就一一的設身處地替角色想過了，我也不認為那是演戲，而是真的化身那個劇中真實的女人，觀眾看了，自然也會以為那是真的女人啊！

其他伶人表演女人，卻不能存著女心，只能是做作的女人樣子，只有各種的女狀而不能有種種的女心，這就是我之所以能獨獨擅場，獲得觀眾瘋狂喜愛緣故啊。」

李玉典說：「這些話說很猥褻，不足道，然而其理卻是至精。此事雖小，然而可以喻大。

天下間沒有那種心不在焉而能成事的人，無心的人更不可能追求極致技藝的精深造詣，也沒有那種用心而不能成事的人，專心致志的人，做事絕對能精湛完美。

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小的銅能揉成一丸、捏扁了就是輪，更大的能做成皋、夔、稷、契等物品繁榮四海，這是一個道

理啊！這種說法和煉氣煉心的說法，真可以互相發明暉映了。

假說是緣

郭石洲又說了一個故事，一個書生家裡有座園亭，他在大雨之夜獨坐裡面。

忽然有一個女子掀開簾子入內，自稱家就在牆外，窺探書生很久了，今天冒雨前來，是想要與書生相好。

書生說：「外頭大雨如此猛爆，為什麼你身上的衣裙和鞋襪都不濕呢？」女子詞窮，只好承認自己就是隻狐。

書生問：「你住在這裡多久了？為何就獨獨找我親近呢？」

狐女說了：「這是前緣啊。」

書生問：「這個緣是誰人所記載的呢？又是歸誰所管呢？可又是誰告訴你的呢？你前生是誰？我的前生又是誰？又為了什麼事而結緣呢？在那一個朝代？那一年？請你說說看，詳細說，我聽著。」

狐女倉卒間竟然回答不出來！囁嚅很久之後，才說：

「你從不來這裡，可是今天來了；我見過千百人卻都不喜歡，獨獨見了你，我就歡喜，這就是前緣註定的啊，請你別拒絕我。」

書生說了：「有前緣的必然會互相喜歡。我才來這裡獨坐，你正好來了，然而我卻不動心，這就是無緣的證明，你走吧，請勿留。」

狐女還在遷延不肯離開之時，聽聞窗外有人呼說：

「婢子不解事，何必一定要找這個木頭人啊！」

那狐女子舉袖一揮，滅了燈火跑了。

有人說：「那是湯斌文正公少年時的故事。」

我說：「狐魅豈敢靠近湯斌文正公？當時可能曾經有這故事，只是附會於湯公罷了。」

塞外野牛

烏魯木齊多野牛，比一般的常牛還要高大，千百隻為一群，牛角利如戈矛。野牛成群行動，以最強壯的在前，弱小的殿後。

如果人們從牛群正面攻擊牠們，野牛群就會疾馳突奮犄角觸人，就算是開銃炮也不能抵禦，那怕是派遣百鍊的健卒去圍攻，也不能成列的將野牛合圍；如果人們自野牛群的後面攻擊，野牛群則絕不反顧，直奔而走。

野牛群中最巨大的野牛是首領，好像蜂群的蜂王一樣，眾野牛都隨牠的行止。曾經就有一頭為首野牛，失足跌落深澗，群牛也都跟隨牠紛紛跳下深

澗，重重疊疊的死成一堆。

又有野騾野馬，也是成群結隊的群聚，但是卻不似野牛的悍暴，見人就群體奔跑。那形狀也是真騾和真馬，如果被人捕獲，綁上鞍勒，牠們則伏地不能起身。可是群體中卻也有背帶鞍花的騾、馬（鞍所磨傷之處，創癒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更又有蹄下嵌鐵馬蹄的馬，有人說那是山神之所乘的馬，也都不知是何緣故。

久了我才知道，那是家畜的騾馬逃入山中，久了野化與牠們聚合成了同一群啊！那騾肉肥脆可食，馬則沒人敢殺來吃。

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記載所謂「羴羊」也，味道吃起來和平常蓄養的羊一樣。

又有野豬，兇猛驚悍不亞於野牛，野豬的毛革至堅，槍矢都打不穿，野豬獠牙比利刃還鋒利，馬腳若是被野豬牙撞到，一定骨折斷裂。

吉木薩的山中有老豬，體型巨大如牛，人若靠近，一定被牠所傷；那頭老豬時常率領數百隻野豬，夜裡出來踩踏人們種植的禾稼田園。

參領額爾赫圖曾經牽了七隻犬入山打獵，猝然遇見老豬一群，他的七隻獵犬都被豬群吃了！豬群還轉頭向著人咬來！額爾赫圖只能鞭馬狂奔，才得以倖免。

我曾計畫植木為柵，埋伏巨炮在樹柵中，等候豬群出來的時候，開炮打擊。

有人說了：「如果擊不中，那些野豬的利牙拔柵如同拉倒朽木一樣，柵中的人到時後就危險了。」我聽了，就停止了這個笨計畫。

還有野駝，背上止一峰，割下來烹煮，味道極其肥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的「紫駝之峰出翠釜」，應當就是指稱這裡的野駝峰。現在人以雙峰的絡駝稱為八珍之一，其實並不是真的啊。

相地有來龍

景城的北邊有橫岡坡陀，是一處隆高的地形，地理師說那是我家祖先墳塋的來龍。那塊地原屬於姜氏家族，明朝末年，姜氏忌妒我紀氏家族的榮盛，在那裡興建了真武祠，用來厭勝鎮壓。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兵災四起，我家族不絕如線。後來那座真武祠漸漸頹圮，我族乃漸漸振起，等到真武祠都頹圮盡，我家又復盛大。

那個地現在已經賣給了從侄信夫他家。當時鄉中的故老已經都快凋零了，新一代的人不知道那些舊事，竟然誤建一座土神祠在真武祠的地方，我們的家族又稍稍不安寧了。

我是知道那些舊事的人，急急寫信給信夫，請他遷去土神祠，家族才又重獲安寧了。相地風水之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

我曾對校書劉向說，我家這一個例子，已經證明一次風水相地這事了，怎麼能說世上沒有這種事發生呢？

可能是一般地理師所學必不精，又或是地理師為了要賺錢，所以說話也不信不實，不能有據，人們只要不沉溺迷信就好，若是有人言之鑿鑿，說地理風水有靈驗的話，也不可以認為那是沒根據的事。

下棋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有個故事就是記載棋子為怪之事，象棋的走法和現在差不多，然而也不盡相同。北方人喜歡下象棋，或許還有人沉溺象棋之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吧。

景城的真武祠還沒頽圮以前，裡面就有一個道士酷好下象棋，因此大家都稱呼他「棋道士」，他原來的姓名都被人忘了。

有一日，從兄方洲到了棋道士住的地方去，看見几上放置一局，只有三十一子，他以為棋道士外出，就坐下來等他。

忽然聽見窗外有大氣喘的聲音，起身一看，棋道士竟然和另一人四手相

持，為了搶奪一枚棋子，兩人都力竭，一起倒地不起了！人的癖好和嗜欲乃至於此啊！

南方人則多喜歡下圍棋，也有為了奕棋而廢時失事的人。

從兄坦居說，他在丁卯年參加鄉試時，見到場中有二個士人，把號板拿來畫成棋局板，拿碎炭為黑子，檢碎石灰塊為白子，整日的相對下棋，後來，那兩人竟然都交了白卷出來。消閑遣日下盤棋，原不妨偶一為之；可是為了下棋而得失喜怒，則大可以不必。

蘇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王安石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這兩位大詩人都還有爭勝之心啊！我讀他們的生平的事蹟，卻都是不能自踐此言，然而他們所說的話，也足以叫人深思了。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的冬天，有人拿了一幅「八仙對弈圖」來求題，那幅畫是以韓湘子和何仙姑對局為主題，另五仙一旁觀棋，只有鐵拐李枕著葫蘆一樣的酒壺睡著了。

我為之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

「局中局外兩沈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痴不省，春風蝴蝶睡鄉

深。」

如今我老了，自己反省生平，也是未能實踐自己詩中的言語，原來是「話說的容易」啊。

西洋教

明代的天啟年中，西洋人艾儒略著寫了《西學》一書，凡一卷。內容說的都是他本國建立學校，還有教育人才的方法，總共分為六科：「勒鐸理加」是文科；「斐錄所費啞」是理科；醫科稱為「默弟濟納」；「勒斯義」是法科；「加諾溺斯」是教科；「陡祿日亞」是道科。所以西學的六科分別為：文、理、醫、法、教、道，等六項科目。

西洋學校的教導和傳授各有次第，大抵是從「文」進入「理」，而理科為總綱。文科就如同中國的小學，理科如同中國的大學，醫科、法科、教科都是學生們後來要從事的事業科目。道科則是西洋人所謂的「盡性至命之極」，也就是西洋人的神學科目。

西方的教育致力之於格物窮理為最主要，將每一項事體或是生物，深入追究其原因和來處，直到可以認清楚該物或是該事體的功能，才算成功，這與儒學的學習次第大略相似；但是西洋人所格之物，追究的都是器數的末

端，所深入研究之理，又多支離怪誕而不可想像，這是中西方的學習差異。《西學》一書的最後還附有《唐碑》一篇，說明他們的教法很久以前就傳入中國了。那碑文寫：「貞觀十二年，來自大秦國的阿羅木遠，將經像送來獻給中國皇帝，即奉旨在義寧坊建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等等。

考據自《西溪叢語》一書記載，唐代貞觀五年，有位傳法的「穆護何祿」這個人，在朝廷上將「祆教」奏聞，介紹給中國的皇帝和大臣們認識。

唐太宗皇帝於是下令在長安的崇化坊興建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一直到了天寶四年七月，才宣旨下令公布波斯經教，出自大秦，為了傳教而來，久行中國。當初建寺的時候，才以大秦為名；是以祆教的名稱，必循該教的來處根本，在京城的兩處波斯寺，都應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縣如果也有祆教寺院，要以這個名稱為準。

《冊府元龜》記載，唐代開元七年，吐火羅鬼王上表給中國皇帝，獻上一位能解天文的人「大慕闍」，他智慧幽深，問他事，無有不知的。伏乞天恩，可以召喚他來問問諸教之法，就知道「大慕闍」這個人有如此的藝能；請中國的皇帝，建造一處法堂，依照本教的供養方式……。

在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也記載，孝億國的國界三千餘里，全國都事奉

祆教，不識佛法，還有祆祠三千多座……又記載，德建國烏澗河中有火祆祠，相傳裡面的神原本就來自波斯國。可是祠內無偶像，只在於大房子裡，建造一座小廬舍，正面向西，人們就向著東方禮神。還有一匹銅馬塑像，德建國的人都說那匹銅馬是自天而下……。

根據以上的幾次記載，則西洋人就是所謂的「波斯」，天主即所謂的祆神，其它書籍也有具體的記載，不只是《唐碑》而已。

又，杜預注的《左傳》次睢之社的內容有：「睢水來自於汴，向東流經陳留，從譙彭城入泗水。這一條河流旁有祆神，都有社祠祭祀。」

顧野王的《玉篇》也記載有「祆」字，讀音是阿憐的切音，註為祆神。

徐鉉就是根據這個紀錄，為《說文》增了一個祆字。

宋敏求的《東京記》也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記：「《四夷朝貢圖》寫著：『康國有神名祆畢，國內有火祆祠，在後趙石勒，建立於此地。』」那麼祆教來中國已經很久很久了，也不是開始於唐朝。

岳珂撰寫的《程史》也記載「番禺海獠」，其中最有钱的人號稱「白番人」，原本是占城的貴人，留在中國是為了互通往來之貨物，所興建的屋室奢糜又超出規制。習性崇尚拜鬼而喜好潔淨，居住一起的人，整日都要好幾次在一起膜拜和祈求。也是建有大堂做祭祀用，一如中國的佛，但是沒有設

偶像，他們稱為「聲牙」。

也不知那是什麼意思，竟也不知他們拜的是什麼神。有高大的石碑數丈，上面都刻著奇異的文字，很像古代的篆籀，那是他們伏拜的像主，拜的人都面向石碑。

祆教到了宋代末年，還由生利人以船舶帶到了廣州。而利瑪竇初來中國時，還以為中國亙古以來未有該教。艾儒略既然引用《唐碑》來自證，那麼是為祆教更無疑義了。

這原是在當時，無一人能根據古代典籍來說明這件事，更無人可以決斷祆教的源流和出處。

這說明了，自明朝萬歷年代以後，儒者們的失責，他們紛紛在年輕的時候專攻八比，也就是學習八股文參家國家考試想當官，到了晚年，就只會講論心學，這種生活，是儒生們認為要頃盡一生來做的事！所以種種證實之學，究竟之心，就全部都荒廢了啊！

戲語引鬼

田氏姊姊說了一個故事，趙莊有一戶佃戶，夫婦倆甚是相得。一日，婦人聽人說丈夫有了外遇，可是還未確定。那個婦人原來就是個溫柔和婉的女

人，聽說了這事也不太生氣，只是開玩笑的對丈夫說：「你不愛我而愛她，我只好去上吊了啊。」

第二天，佃戶的妻子挑著飯食到田裡要送去給丈夫吃，在路上遇到一個能視鬼的巫人，那人看見婦人駭說：「你身後，怎麼會有一隻吊死鬼跟著？」這才知到，就這一句開玩笑的話，鬼已經聽到了啊！是否那些橫死的鬼魂要找替代了呢！竟不知那陰律是根據什麼來取向的？應該是冥司厭惡輕生的人吧，還要讓自殺死去的人不能馬上進入轉輪；還要使世人聽了害怕，更加不敢任意輕生吧？然而為何又要叫鬼也知道？那鬼魂還能漸漸靠近呢？有時候還有聽說，有吊死鬼誘人自裁的事發生呢！所以天下沒有完全無漏洞之法，就算是神道，也沒辦法做到啊。

幽室沈淪

戈荔田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媳婦被婆婆虐待的很苦，上吊自殺死了。她上吊的房間從此廢棄，不給其他人居住，就用來作倉庫貯存雜物。

後來，公公納了一個妾，性情比婆婆更加凶悍，公公又偏心愛小妾，私下裡也助她欺侮婆婆；一家人更是高興了，都認為婆婆遇到了敵手了，也是私下都偏幫著小妾去。

婆婆被欺侮窘迫無計，心裡恨極了！也想著要去上吊尋死；可是家裡都沒一個無人地方讓她上吊，於是她悄悄地跑去倉庫間上吊。

她才打開鎖鑰，就看見媳婦披頭散髮，吐著長長的舌頭當門站在她面前。婆婆性情本來就剛悍無比，完全不怕，只冷冷的對她說：

「你別來為厲，我今天還你的命就是了。」

吊死鬼媳婦也不回答她，直接將婆婆撲倒，一時陰風颯颯，婆婆隨即昏倒不省人事了。她隨即被家人找到了，都來扶救婆婆，婆婆甦醒後，自己說出剛才所見的事。眾人都來交相勸慰，婆婆得以不死了。

夜裡，婆婆夢見那個媳婦說：「婆婆若吊死了，我當然可以得了替代；然而媳婦沒有仇恨婆婆的道理，更沒有找婆婆做交替的道理，所以推了婆婆回去。我在這幽室沈淪，都不能離開，真真是淒苦萬狀啊，婆婆你千萬不要自蹈此轍啊。」

婆婆哭著醒來，她愧悔不能自容；於是大集僧徒，為死去的媳婦作了七日道場。

戈傅齋說：「這個媳婦有這個念頭，自己就足以生天了，也不必勞煩追薦啊。」

這話說得恰當，然而傅齋和荔田都不肯說出故事主人翁的姓氏，我有微

詞。

君子有妖

我的父親姚安公說了一個故事，霸州有個老儒，有古風，像個古代君子人，一鄉之人都推他為祭酒，非常尊敬他。

他家裡忽然有狐來作祟，老儒如果在家，則寂然無怪事，老儒如果出門，則撼動窗扉、毀壞器物、丟擲污穢等等惡事無所不至。於是老儒從此不敢出門了，只能閉戶修省自身而已。

當時霸州諸生因為河工的事和州牧起了爭執，約定日期到學宮聚會評斷，還要請老儒列席做裁判之首。

老儒因為家裡有狐做祟不能到為由辭去，這才另外推了一位王生去當裁判。

後來，王生因為聚眾抗官被捉去伏法了！老儒因此得以免禍。當這件抗官的大獄判決以後，他家裡的狐也離開了，這才知道狐做祟是為了羈絆老儒啊。

所以說，小人無瑞，小人如果有瑞兆的事發生，那是天道要加速小人的惡果；君子無妖，君子而有妖、有無端的禍事發生了，就是上天對君子有所示警啊。

畫猿目光

前母安太夫人的娘家有小書室，睡在書室裡的人每到半夜醒來，張開眼就看見壁上恍惚有火光，好像燃香的光一樣，仔細再看則無。時間久了，那光亮漸漸大了，可一但聽見人聲，就會徐徐隱沒。又過了幾年，人看著它竟然不隱光了！原來是壁上懸掛的一幅猿圖，那光出自畫猿的雙目。

鑑賞古物的人說：「這是幅寶畫啊。」

外祖父安公（諱國維，佚其字號。今安氏零落殆盡，已經無人可問了。）說：「那是妖啊，何寶之有？若是毒蛇還小不快快摧毀，要等到成了大蛇可怎麼辦呢？真不知後日要作什麼變怪啊！」於是叫人拿去焚燒了，也無其他怪異發生。

虎語人

崔嬖嬖家住在西山中，她說鄰居的兒子到深谷中採樵，忽然見到老虎來了！他就爬上高樹躲避老虎。

虎到了樹下，昂面忽然說了人類的語言，虎說：「你在此耶，不認識我了啊！我現在墮落了變成了老虎，也不願意讓你認出來啊。」

那頭虎低頭嗚咽很久，隨之而以大虎爪刨著地，虎說：「後悔啊！我真是後悔還沒變成這樣之前就後悔啊！」老虎長號數聲，奮然掉頭跑走了。

蛇妖幻形

楊槐亭說，即墨有個人去勞山，寄宿在山裡人家。他所住的屋子有後門，門外有短牆圍為菜圃。

當時日已薄暮，熱氣全消了，他開戶納涼，見到牆頭有一個靚妝女子，眉目姣好，僅僅露出她的面貌，向著他看，好像在對他微笑。

他才眯起眼凝視之時，聽見牆外眾童子大聲呼叫說：

「看啊！一條大蛇耶！牠身體蟠在樹上，把頭擱在牆上！」

他这才知道是蛇妖幻形，要誘他去吸他的血啊！那人倉皇閉戶，也不知那隻蛇什麼時候才走的，如果他真的去靠近牠，則危矣。

友於兄弟

琴工錢生（錢生曾住在裘文達家，時常見面開玩笑，竟而忘了問他的名字和家鄉在哪裡了。）說了一個故事，他的家鄉有戶人家酷貧，那人做傭工

勞作所得，全部都給了守寡的嫂嫂，寡嫂竟這樣得以守節終老。

一日，他在燭下拈紵線，見到窗縫處有一個小人臉，小的像銅錢一樣，還目光炯炯向內看視。他動作快，探手就捉攬了，仔細看，乃是一個玉琢的孩子，長約四寸多，製作工巧，土蝕斑然沁色可愛。

可惜窮鄉僻壤的沒人買，他於是當給了質庫得了四千錢。質庫的人將那隻小玉人放櫃子裡，隔了幾日，竟然失蹤了！質庫的人很怕他要來贖回去。

那人聽說了這件事，說：「那本來就是怪物，是我偶然攬得的，怎麼可以再奪取人財呢？」

於是他將如何得到那個小玉孩的事都說了，還將質庫開出的當票還回去。開質庫的人很感念，也時常叫他來做工，每次總是會加倍給他工錢，更在年節的時候送些物件給他，他日後家境也可以小康度日了。

裘文達說了：「這是上天用以報他的友愛啊，不然，為何那個玉孩在他家時不化去，到了質庫才失蹤了呢？」

至於他能慨還了質券當票，尤其難能可貴，那是人情裡最難的事啊，然而這也是此人脫貧的原因啊！

世上沒有刻薄又奸黠的人能友於兄弟，也沒有人能友於兄弟而行刻薄奸黠之事的人。」

有子無子

王慶坨那個地方有一個老嫗嫗，她是一個走無常的女人（即《灤陽消夏錄》第六卷「癡鬼」篇。），有貴家的姬人問她說：「我們這種為人妾媵的人，是什麼因果？」

嫗嫗說：「冥間的律法是小善惡可以相抵，大善惡則不能相掩。姨太太等，都是前生積有小善業，所以今生得以進入富貴人家；

可是又兼有惡業，所以還有一線之不足啊。今生如能增修善業，則惡業就償了，善業相續，來生就會更完全更美好啊。

如果今生還增造惡業，則那一點點的善業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更悲慘了啊。然而增修善業，並不是燒香拜佛才是增加善業。而是孝順親人敬重正妻等等，在家能和睦家庭才是真善業啊。」

另一姬人又問：「有子無子，是命中注定的嗎？我拜託你去冥司替我檢問看看，如果冥籍不注，我就不作求子的癡想了啊。」

嫗嫗說了：「這種事不必檢問。只要常作有子事，真心愛惜生命，就算注了無子，也會改注有子。若常作無子事，不愛惜生命，雖注有子，也往往改注為無子也。」

我的先外祖張雪峰先生是王慶坨曹氏家的女婿，平生最是嚴正了，他最

厭惡六婆，獨獨時常和這位走無常的嬖嬖說話。

他曾說：「這個老婦人說的話雖然未必都是實情，然而她從不勸婦女佈施佞佛，是她可取之處。」

嫁禍

翰林院的供事茹某人（我忘了他的名，好像是叫茹鋌。）說了一個故事，他以前去邯鄲拜訪朋友，恰巧主人未歸，他只好暫時住在城隍祠。遇見一個賣瓜的人來歇息，將扁擔擔放下，自己橫臥神座之前。一個賣線的老人也住在城隍祠內對他說：「請你不要這樣啊，神是有靈的。」

賣瓜者說：「神豈在這個破屋內？」

老人家說：「在啊。我常常夜裡起來納涼，曾聽見殿中有人聲說話，我躡足去偷聽過，那次是有一隻狐來神前告狀！」

大意是說，有一隻狐去狐媚鄰家的一個少年人，那少年將死之時，一口氣還沒斷，牠還想去取他的精。那一戶人家氣憤極了，竟然埋伏獵人拿鳥銃弓箭攻打牠。

狐大駭！現出原形狂跑奔走，眾人鼓噪尾隨其後追趕牠，那隻狐也不回到自己的巢穴，竟然跑去一里外的另一處狐族的巢穴。

眾人於是布網穴外，還在穴外熏火，住在洞穴裡的狐大半都被熏死了！而那隻闖禍的狐竟然乘隙逃遁，所以牠來告牠嫁禍。」

城隍說：「牠殺人而你受禍，告牠當然可以。然而你的子孫裡面也有去媚人的嗎？」

停了很久，那隻狐才回答：「也是有的。」

「也曾殺人嗎？」

又等了很久，才聽見回應說：「也許也有。」

「殺了幾個人呢？」

這時候，來告狀的狐就不應了。

城隍怒，命人打牠嘴巴，他這才應說：「有幾十個人。」

城隍說：「殺了幾十條人命，償還幾十命，這剛剛好相當啊。此事是怨魄所憑藉假手那隻狐所為，你怎麼告呢何？」

城隍命檢籍人顯示籍簿的內容，那隻狐才哭著離開。你還認為城隍神不在嗎？」

那人才知到禍不虛生，雖說是無妄之災，也必定是有所憑藉才發生的啊；只是就事論事的人，也不能一一詳知其緣故罷了。

一字師

主事汪康谷說了一個故事，有個在西湖扶乩的人，來降壇的仙寫了一首詩：

「我游天目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孤飛影。飄然一片雲，掠過千峰頂。」還沒來得及題名，其中就有一個看客竊議說：

「夕陽半沒，那是反照啊！是司馬相如所謂的「凌倒景」也，那裡來的雲斜照呢？」

扶乩的人忽然震撼，久久顫抖，好像很生氣的樣子，接著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了。

我說這個客人的說法很有道理，此仙也太好強了吧！難道他就沒聽過古代就有「一字師」耶？

負拜

俞君祺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他在姚撫軍署衙當師爺時，住在一間小房間裡。每天晚上，燈前月下，半睡半醒時，總是恍惚看見有人影站矮几旁，他若張開眼睛，卻什麼都沒看到，他以為是自己患了目眩，然而自己也不可能

夜夜都目眩啊？

後來他裝睡等著，原來竟是一個粗使婢女，冉冉的從壁角出來，她的模樣總是遲疑，要側聽很久了，才敢稍稍移步走動；他若略略轉動身體，那個婢女影像就會很快的縮入牆角去。

他這才悟出是一隻幽魂停滯此，不能離去，而那隻鬼又怕人不敢靠近，只是感覺她很愁苦。

因此，俞君祺想啊，既然她不是來作祟的，自己又何必逼近她使幽魂不安呢，不如搬走。他才起了這個念頭，就已彷彿看見那隻幽魂來遙拜他。

可見人的心一動啊，鬼神都知道；更何況眾目睽睽，十目十手，再私密的行為也不可能騙人啊！第二天俞君祺真的找個原因搬離了那個房間。

後來俞君祺在我幕中做師爺，他才說出真話，他說：「我是不肯說出來嚇到主人啊。」

我說：「你總是行事縝密，然而實在不明白鬼的事。那間小房間後來也必定還有其他人要搬進去住，你當時卻沒想到為她脫困，你是負其她那一拜啊！」

一心不滅

族姪肇先說了一個故事，以前中涵叔在安徽旌德做官的時候，有個人掘地挖到了古墓，棺郭骸骨都成了灰土了，只存有一顆心沒有腐爛，上面還有血色。

那人害怕了，就將那顆心丟水裡去！還有一方石塊，一尺多，上面的字跡還能辨別。

中涵叔聽說了這事，想叫鄉民拿出來看看，可是鄉民怕官，又怕麻煩，竟然將石塊打碎也丟下河裡去，更是不肯承認有這回事，都說那是里巷間的訛傳。

中涵叔罷官以後，才買到了碑文的抄錄本。內文寫著：

「白璧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滸，骨埋山趾。我作誓詞，祝埋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我若是真的不貞，就消為泥滓了；爾若我是銜冤的，心終不死。」文末題寫「壬申三月，耕石翁為第五女作。」

原來是冤死女子以此代志啊！看看那顆心還沒朽爛的女心，這女心不爛，就知道她真的是受到了冤枉啊。

然而翁無姓名，女墓也沒刻寫夫族的名號，有歲次和月份卻沒有年號，也不知是誰了，畢竟無從考究那座古墓主人的始末，遂令奇蹟不能彰顯，實

在「可惜了！」

兩世三夫同一堂

許文本曾經說了一個故事，康熙末年，有一個販賣古器的李鷺汀，是他的父執輩。善六壬占卜術，可是他只有早起自占一課，從來也不肯為他人卜占。

他說：「常常洩漏未來的事，會被神所惡。」

有人拿宋代神人康節先生紹庸來和他相比，稱讚他的六壬占卜術，可是他自己卻說：「我沒那著厲害，我才得六七分功夫而已。我曾經占得了某日當有仙人扶著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

當時我是焚香等候，那一天還真有一個人拿了一座竹雕的純陽像來求售，把呂洞賓的肖像雕刻成側倚著一隻酒壺盧，上面還刻著朝游北海一首詩，康節先生怎能有這種失誤呢？」

李鷺汀年紀五十多歲了卻沒有兒子，家裡只有一個侍妾同住。

有一日，許文本的父親去找他，卻聽見李鷺汀的小妾哭泣不止，還斷斷續續的罵說：「什麼事不好開玩笑，拿這種事來開玩笑，你這是在試我嗎？」

隨後又聽見李鷺汀急急的口氣分辯的說：「這是真話，不是開你玩笑

啊。」

許父問李鷺汀，發生什麼事，怎麼吵架了呢？

李鷺汀說：「這件事實在是大奇事。我今日占了一課，會有兩個客人來買古器，其中一個是她前世的丈夫，兩人還有一夕之緣；另外一個會是她後夫，大約半年內，她會嫁給他，這兩人和我都是她的三個丈夫，活生生的共在一堂。」

我將這事告訴她，她竟然翻臉了！這是定數不可能移改，你想想，我都不哭她倒哭了！我不避諱而她卻要避諱，她這不是個癡傻的女人嗎？」

過了半年，李鷺汀果然死了，小妾賣到了一個翰林的家裡，可是嫡妻不能容納，過了一晚就被遣出去，再賣給一個中書舍人家，這才相安無事。

筓篋入夢

龐雪崖初婚那一日，做夢到了一處地方，見到一位穿著青衣梳高高髮髻的女子，旁邊還有一人指著女子對他說：「這位是你的妻子也。」

他醒來以後，心裡很不高興有這等夢境。後來，龐雪崖再婚的殷氏，宛然如夢中之人。所以他在《叢碧山房集》中收錄悼亡詩一首曰：

「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筓篋入夢

人。」就是記載此事也。

按笙篴入夢的故事在兩處書籍內紀載過，其一為《仙傳拾遺》記載薛肇攝說「長源女見崔宇」的故事，另一處是《逸史》記載盧二舅說「攝柳氏女見李生」的故事。

都是敘述未婚男子看見了未來的妻子來作樂伎，演奏笙篴陪酒的故事，這種故事實在是太惡作劇了。

近時竟然也聽聞呂道士等，也用這種幻術來誘拐貴人妾媵（見《灤陽消夏錄第一卷「呂道士」篇》）。

劉石渠

葉旅亭說，他的祖父年輕時還見過術士劉石渠。

有一日大家夜裡飲酒，在座的人都是好朋友，其中有個人逼著劉石渠召仙女來陪酒。劉石渠只好命人打掃一室，在門上懸掛竹簾，桌上點亮大蠟燭，叫眾都移席坐到院子裡去，然後他跳腳踏步持咒，拿著一柄界尺拍案一聲！竹簾內果然有一個女子亭亭玉立！

友人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小妾！他大怒奮起，舉手就想毆打劉石渠。

石渠急急又將界尺往案一拍！眾人都見火光蜿蜒如掣電，那個女子已經

穿簾而去，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劉石渠笑著對那個友人說：「相交二十年，豈有真的拿你的愛妾來開玩笑呢。剛才可是我攝了一隻狐女來，幻形成你家小妾，激你一怒來開玩笑罷了。」

友人急急回家看，他的小妾還在繡房刺繡。

拿這種事開玩笑？差點就要離間人家姻緣了啊！

我因此想起漢武帝時代的術士李少君，也是為漢武帝變出一個李夫人的影像，也是只讓人遠遠的觀看，並不能靠近，他那種術，恐怕也是攝召精魅來作幻形的吧。

有策無備

費長房有法術能捉拿劾治百鬼，後來他失去了符籙，竟然被鬼殺了！

唐代的明崇儼也善於符籙，竟然在睡夢中被刀刃刺胸而死，始終都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有人說是他役鬼太苦，被鬼刺殺了！仗著自己法術高超的人，最終都因為術敗，這事歷代都有啊。

劉香畹說，有個僧人善誦禁咒，被狐誘到了曠野，一時間，千百隻狐聚集為群，狐群噪叫搏打還咬嚙那個僧人。僧人運動手上的金杵，打倒了一隻

已經是人形的老狐，這才脫出重圍逃走。

後來，那僧人在路上遇到那隻人形老狐，老狐投身跪地膜拜僧人說：

「以前蒙你不殺，我已經深自懺悔了啊，今天我願意皈依，受五戒。」

僧人才舉手想要摩牠的頭頂，忽然，那隻老狐擲出一個物件，遮頭蓋臉將僧人的頭面都包裹住了，那隻老狐立即遁形而去。

那東西既不是布帛也不是皮革，顏色像琥珀，黏黏的也很像是漆，拿也拿下來，竟然是牢不可脫，遮眼看不見又黏住鼻孔，讓人很難呼吸，叫人奮力揭了去，竟然將僧人的面皮都剝下來了！僧人痛苦的暈倒都快死了去，後來傷口結痂了，等到痂皮脫落後，僧人的容貌已經不像個人了啊！

又有一位遊僧，在門邊寫了一大幅字標榜「驅狐」。也是有狐來引誘他，遊僧知道那是狐魅來了，於是搖鈴誦唸梵咒，那隻狐驚駭而逃！

過了十幾日，有個老女人來敲門，說她家住在靠近墟墓之處，每天都被狐擾，乞求遊僧去禁治那些狐媚。遊僧拿出小鏡子照那個老女人，是真正的一個人，於是就隨她前往。

那個老女人引導那位遊僧走到了河堤邊，忽然返身！搶了他的書包向著滔滔河水丟擲，書囊裡的符籙法物，都隨水去了！

那個老女人瘋狂奔向秫田中不見了！那位遊僧才正在懊惱之間，此時四

處瓦礫飛擊，迎面而來！打的他頭破血流，面目全非；幸好遊僧還會誦唸梵咒自衛，眾狐不能靠近他，僧人狼狽而歸，第二天就慚愧遁去了！

過了許久，人們才知道那個老女人是當地人，她的女兒與一隻公狐狹昵相好，是那隻狐給女孩金錢，叫女孩去想辦法，還叫人去偷盜遊僧的那些符紙。

這些人的禁制術和符籙、咒語都足以勝過妖狐，可是都被妖狐算計了！狐有對策而僧人卻無防備，狐有同黨而僧人只有一個！況且，也不是仗著有這種法術就一定能贏，怎能輕率的單身上路，跑去和妖物角力了呢？

輾轉相牽

舅氏五占安說了一個故事，他說在留福莊有個木匠，跑去算命，他問算命仙自己何時能有婚姻？

算命的卜者開玩笑的說：「你從這裡向西南去，大約百里外的某地有個某甲，現在快死了，他的妻子命中註定就該嫁給你當妻子，你快去尋訪，就可以有婚姻了啊。」

木匠居然相信了，跑到那個地方的住宿村店中。

木匠外出遇到一個人就問：「某甲住在何處？」

那人反問木匠：「你找他做什麼？」

木匠就說了實話，沒想到這個人就是某甲也，一聽木匠說的不像話！很生氣，舉起身上的佩刀就要砍木匠。木匠返身就跑，一直逃入村店後，跳過矮牆逃了！

那人懷疑村店的主人藏匿木匠，就要入內搜人，主人不答應，於是兩人互相格鬥，那人竟殺死了村店的主人，被官廳捉去論抵，判了死刑！

這件命案發生後，都沒有人提及木匠的姓名和里居住處。又過了一年多，有個老婆婆同一個兒子和一個媳婦經過獻縣，說是小叔子和寡嫂。

老婆婆猝死，竟沒錢斂葬，小叔子紙好和寡嫂商量再嫁，換些錢來埋葬母親。寡嫂也沒其它的办法了，只好委屈答應了。

當時那個木匠還是單身沒娶妻，眾人就為他倆媒合，將寡婦嫁給木匠，後來木匠詢問她死去的故夫，正是那個某甲啊！

異哉！算命的若不開玩笑，那個木匠就不會去；木匠不去，就無從與某甲鬥；若木匠沒有和某甲鬥，則店主人也不會死；店主人不死，則某甲也不會被捉判刑抵命；某甲不去抵命，那個婦人也沒有理由來嫁給這個木匠。

這真是無故生波，隨即輾轉相牽終成配偶的故事，這豈不是定數使然呢！又聽說京師的西四牌樓有個算命的卜者，每天都去那裡設攤賣卦，替人

算命。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的閏六月，他忽然自己卜算出自己會在十八日橫死！還有一兩日天就會橫死！他自己怎麼想，都想不出自己有橫死的理由，然而卦象這樣明明白白。

於是他就連日關門不出去了！他到想看看自己有什麼理由橫死？

沒想到忽然京師發生大地震！屋子垮了，壓死了那個算命的！

如果他不自卜，那幾日他必定會西四牌樓的算命攤，就沒有理由被壓死在屋子裡？那也是數不可逃啊！竟是轉個方法，叫他先知道，還被自己的卜卦所誤了啊！

仕女圖

畫士張無念，租屋住在京師的櫻桃斜街，他的書齋以巨幅闊紙為窗紙，也不黏貼在窗櫺上，是取其明亮，也方便隨手圖畫和拆下來裝裱。

每每月光明亮的夜晚，必有一個女子的全影映在紙心，正是巨幅闊紙做的窗紙中。他開門到戶外查看，都沒看見有什麼人在，而影子則依舊如故在，那個影子也不作禍作祟，他就不管了，由著那隻女子的影子在吧！

有一夕，他仔細看著那女子的影像，只覺得體態生動，好像可以入畫，

於是，張無念玩笑似的拿起筆來，沿著身影之像，雙勾白描了下來，從此，那個女子的影子居然不復再見了！可是卻在牆頭上多了一個女子，時時來露面向下窺視。

張無念忽然醒悟：「這隻鬼要我替她寫照畫像。之前是要我見她的形狀，現在則是叫我看見她的容貌啊。」

張無念對著牆上那個女子說話，她也不應，注視她，她也不害羞不躲避人，總是要過了很久才隱沒。於是張無念補畫上眉目和衣紋，畫作一幅仕女圖。

夜裡，他聽聞窗外有人說：「我名亭亭。」再問她，已經寂然無聲了。

於是張無念將女子的名子也一起題寫於於窗紙上。

後來那一幅仕女圖被一個知府買了去（有人說是李中山買了。）。

有人說：「那是狐，不是女鬼，說是一隻女狐比較有可能，也比較合理。」

有人說：「本來就沒那回事，別被人神神鬼鬼的說法給騙了去。」

這種說法都可以理解，然而香魂才鬼，還想著要留名於後世？這種好留名的事例從古到今都有，人們所用的手法和結果都一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橫加鍛鍊

我的父親姚安公在刑部的江蘇司做郎中的時候，從西城移送一個案件來，乃是少年強污幼女的案件。

男孩的年紀是十六歲，女孩十四歲，原因是該少年去西頂遊玩歸來，看見那個女孩在菜圃中摘菜，所以跑去逼脅少女，巡邏的人聽見女孩大聲號呼的聲音，直接就捉了那個十六歲的少年來！

審訊還沒完，則兩家的父母都來公堂投詞，說那個十四歲少女是他的未婚妻，兩人都互相不認識而誤犯。於大清律法中，未婚夫妻和姦有法條判例，強姦則無法條來判。

官員們才在審議之間，女孩也翻供改了說法，自稱只是男女調謔而已，官員只好薄責而遣去，這件官司不成立。

有人說：「是那個少女的父母受了重賂，那個少女也愛那個少男的丰姿外貌，還是個富家子弟，所以造此虛詞，說成了未婚夫妻調謔來解除紛爭。」

姚安公說：「這也未可知。然而這事只是男女婚姻的官司。與賄賂解除人命官司、或是叫人冤沈地下者不同。

其姦未成，都無可驗明；賄賂也沒有證據更加難以質問了。女孩子既然答應了，父母也從了，也有媒保來確實證明，鄰里就沒有異議了。

雙方兩造之詞，也沒有任何牴觸不偕。君子可以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如果深刻挑剔猜想案情，入一個童子的罪，他還可能被遠戍，那是不可的啊。」

偶然

某公夏日退朝，回家後就攜著一個婢女在靜室裡大白天睡覺去，看門的閹者來要稟告事情，閹人就問人：「主人在哪裡？」

有個家僮平時就喜歡和看門的閹者開玩笑，居然漫應著說：「主人剛才抱你老婆去了，現在正睡在那裡……那裡……」

此時，門房的妻子正巧走到那人面前，聽到這些話！大怒，於是惡聲大罵那個家僮，正當喧嘩之時，主人走出來問怎麼回事？那個家僮就被打了板子了，還被逐了出去。

過了三四年，門房閹者妻子死了，也真巧，那個婢女也因其他緣故抵觸某公，竟然失寵了，此時主人早就忘了之前的事，竟然將婢女送給看門的閹者做妻子。事後，他想起來那件舊事了，才浩然嘆息說：「這豈是偶然呢？」

有樣學樣

文水的李華廷說了一個故事，距離他家百里有一座廢寺，當地人都說裡面有妖魅，沒有人敢去那裡停留或居住。

有十幾個販羊的商販，為了避雨，竟然都住到廢寺內，夜裡聽見嗚嗚嗚的聲音，黑暗中見到一隻怪物，臃腫團圓，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動甚是遲重。

那些羊販子可都是無賴少年，膽子忒大也不覺恐怖，一起拿破磚擲打那個怪物。擊中的聲音鏗鏗然，那隻臃腫的怪物漸漸退縮。眾人只覺得那隻怪物很無能，個個都發出高聲大叫著去追趕牠。

一直追到寺門邊的破牆處，那隻怪物才屹然不動。眾人向前一看，原來是一隻破鐘，破鐘裡面有許多的碎骨，想必是被它吃掉的生物。

第二天，羊販子們告訴當地人，當地人把那隻破鐘熔了鑄成器物。從此，那座廢寺的怪事就沒有了。

那個怪物真是鈍極了又笨重，還要出來而害嚇人！以至於被粉碎了形體。可知道那些善於變幻的妖怪們，可都是真的有妖術憑藉啊，它竟然也有樣學樣！學妖魅出沒做崇害人？

我家有一個婢女，是滄州山果莊的人氏，她也說果莊以前是個強盜窩，

有個人見強盜的獲利很好，也跑去入夥當了強盜，官廳的捕快們來追捕，其他的強盜都會格鬥武藝，所以都逃脫了，而此人被捉了去！伏法了，他竟然是和那隻鐘怪一樣，都是同一類的啊。

交不擇人

舅氏安介然說了一個故事，有個柳某人與一隻狐交往親近，雙方的交情很好。那柳家很貧窮，狐友時常接濟他家的衣食。

柳某積欠了一戶有錢人家的銀錢，想要把女兒質押給對方抵債，狐友又為他偷了欠條，這賣女兒的事就免了。那隻狐友時常來他家，柳某的妻子都曾與牠說過話，但是也只有柳某一人才看見牠的形貌。

有隻狐，媚住了一個富家女，道士的符籙都不能將牠遣去，那富家人就提出賞錢百兩金來招募能劾治狐魅的人，柳家夫婦都知道就是那隻狐友做的。

柳妻想要賞金，慫恿柳某伺隙殺了狐友，柳某認為那是負心的事，不肯答應。

婦人詈罵說：「牠能媚富家女，就不能媚你的女兒耶？昨天牠拿五兩銀子替你女兒裁製冬衣，牠恐怕也有意思要你女兒了，此患不可以不除啊。」

柳某於是偷偷地買了砒霜回來，沽酒以待狐友來。

那隻狐友已經知道了這事。等著柳某與幾個鄉鄰一起坐著說話時，狐友在屋簷邊呼叫柳某的名子，牠先敘述相交契深的情分，接著說了如何長時間的接濟柳家衣食，話鋒一轉，竟然說出了柳某人要毒殺牠的陰謀！

狐友說：「我不是不能禍亂你家，因為是朋友，相交已久，你想想，我怎會忍心與你成為仇人了呢？」

接著有布一匹，棉一束從屋簷上擲下地來，狐友就說：

「昨天你的小兒子因為寒苦哭號，我答應為他作條被子，不可以對小孩失信。」

坐一起說話的眾位鄉鄰都聽的真確，都很不平，忍不住出口譏誚柳某。

狐友說了：「交不擇人，我也有過失。世情如此，又何必抱怨或指責我呢？我只是要叫你知道而已。」狐友嘆息而去。

從此柳某不齒於鄉黨，鄰里的人都鄙視他家，再也無人肯接濟或借他一升半斗的米，他只好帶著全家連夜遁走，後來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鬼唱歌

舅氏張夢徵說了一個故事，滄州的佟氏園還沒荒廢之時，三面環水，林

木森森，愛遊賞的富貴人家總是借那處園子宴會，可是守園的人每每聽見半夜有鬼唱歌：

「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就這樣唱了好幾年呢。

後來有個妓女被座上的客人毆辱，氣憤難當，就在園子裡的樹上吊死了。她當時就穿著鬼歌裡所唱的衣色「裙是水紅綾」，這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啊？

有人說：「那是隻吊死鬼在那裡等著人捉交替，那隻吊死鬼早就知道會是誰人來替代了，所以高興的唱起歌來。」

媚女為雀鴿

青縣有一戶農家的男人，生病了不能耕作。快餓死了！他想要賣老婆，因為只有賣了妻子，這樣夫妻兩人就都能活下來。

婦人說：「我去了，你病成這樣怎麼活呢？等到錢花光了，你還是要餓死啊。不如留下我來照顧你，照顧你的飲食，還能找醫生、煮藥等等檢拾生活，我寧可去做娼妓，也許你還有希望重生。」

後來過了十幾年，那個婦人重病死了！死了又再甦醒過來，婦人說：

「剛才恍惚之間好像到了冥司，冥吏說娼女應當墮為雀鳥鴿子；因為我一念不忘丈夫，還是可以投生人道做人。」

侍姬郭氏

侍姬郭氏，父親是大同人，是從外地遷到天津定住。她母親懷她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夢見有人賣端午彩符，絲線彩秀美麗，她買得了一枝，因此取名。

郭氏是在十三歲的時候歸我家。日後生了幾個孩子，都沒養活；膝下只有一個女兒，嫁給德州的盧蔭文，是盧暉吉觀察的兒子。

盧暉吉善星象算命，曾經替她推命，說郭氏的壽命不到四十，她果然在三十七歲那年過世了。

我在西域時，侍姬郭氏已經病了，她到關帝祠求籤，求問：「還能相見嗎？」

得了一簽寫著：「喜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雕寒色侵。」意思指出我即將在秋冬時節歸來，她當時很高興。

當時門人邱二田正住在我家，聽了這籤詩的內容，他說：「見則必定能見著的，然而最末一句並不是好話啊。」

而後，我是在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卯的六月回來了！侍姬郭氏已經病了很久，到了九月，病情忽然轉劇，日漸沈綿，最後還是歿了。

她歿後，家人將她的遺物拿出來晾曬，我檢視她的遺篋、撫摸遺物，於是寫了兩首感賦的詩，曰：「風花還點舊羅衣，惆悵醪醱片片飛。恰記香山居士語：『春隨樊素一時歸。』（侍姬郭氏在三月三十日亡，恰好是送春之期。）」

「百折湘裙颭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讖曾先定，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詩也。）」。即是用了關帝祠的詩簽中之意啊。

推命說

世人傳說「推命」是開始於唐代的李虛中，那種推命的方法是採用「年月日」而不用「時」，這是根據韓愈為李虛中寫墓志的內容而認定的說法。

李虛中的書在《宋史·藝文志》裡面有著錄，到現在早就失傳了。只有在《永樂大典》中還收錄李虛中的《命書》三卷，內容還算完整。

所說的要法實際上還是兼持八字論，採用「年月日時」的干支，並非不用「時」，曾經也有人懷疑，那是宋代人所偽托的說法，可惜已經無從考究

了。

然而我考證李虛中的墓志，文中稱讚他最深於五行，能依據一個人出生時的年月日，還有當天所直的「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等等條件，再互相斟酌，用來推那人的壽天和貴賤，利不利等等。

按，一天有十二辰，所以一日分為十二時，日到了某辰，也就是某時也，所以也說成了「日辰」。這也是《國語》內所寫的「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是也。《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玄箋：「從日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上都是說明了「日辰」即是「時」的明證了。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將「辰」與「日」分開來說，尤為明白。

根據這種說法來推論，似乎「所直日辰」這四字，應當連上「年月日」為一句，成為「年月日時」才對，是後人誤以為下文為一句，所以有不用「時」的說法。

當我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時，也說李虛中的推命不用「時」，還是沿襲舊說。現在，我附著在這裡，記錄我的過錯！

至於五星之說，世上傳說起自於唐代張果。但是這種傳說卻不見於典籍紀載。考據古代典籍《列子》的內容就有，「稟天命，屬星辰，值吉則吉，

值凶則凶，受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易，而聖智不能回。」

東漢王充的《論衡》宣稱，「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施氣而眾星之氣在其中矣。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

所以說，以星言命，從遠古時代早就有了，不一定是始於唐代的張果啊。又韓愈寫的《三星行》說：「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杜牧自作的墓志也寫說：「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土。」

明朝的楊暄說：「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無虞也。」

我說：「湖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火土還死於角，宜哉。」這是五星之說，源起於唐代，其方法也與現在一樣。算命的術者托名張果，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只是那些算命者所使用的命書，詞句都很鄙俚，格調又在李虛中的命書之下，絕非唐代人寫的文字。

畫妖

霍養仲說了一個故事，一戶沒落了的舊士族家中的牆壁上，懸掛一幅仙女騎鹿圖，題款寫著趙仲穆，也不知真的還是假的（趙仲穆名雍，是元代大畫家趙孟頫的兒子）。每每室中無人的時候，則畫中人會緣著牆壁而行，好像演出皮影戲一樣。

一日，家人預繫先拿著長繩綁住畫軸，埋伏人等著畫中人出來，等到那畫中仙女離開畫面稍遠處，急急將畫拿走，那畫中人遂附形在壁上了，彩色宛然，隨即漸漸淡去，又隨即漸漸消失，過了半日，竟然都隱沒了！了無痕跡，眾人都懷疑那人像是消散了啊。

我曾說，畫像雖然是無形無質，也無精氣，說是能通靈幻化，好像也未必啊；古書所謂的「畫妖」，我懷疑那都是有物來憑藉的。

後來，我讀晉代林登的《博物志》，記載北魏元兆，捕得了雲門黃花寺的畫妖。

元兆問說：「你本是虛空，是畫畫人畫出來的，怎麼可以變成妖形了呢？」

畫妖回答說：「我的形體本來就是畫出來，但是畫畫就是要顯現真實；真實能顯示了，就有神。所以畫像裡面，精靈就有所憑即可通。這就有感，

感而幻化。我實在是「有罪」等等，畫妖說的話也很近理啊。

魅遇魅

驍騎校尉薩音綽克圖與一隻狐結成了好友，一日，狐友倉皇跑來說：

「我家有妖作祟！想要借你家的墳園暫時安置眷屬。」

薩音綽克圖怪問：「只聽過有狐崇人，還沒聽過有物來崇狐的，那是個什麼要妖怪啊？」

狐友說：「那是天狐啊！牠會變化通神，不可思議；像鬼魂出沒又迅捷如電，都不可預知端倪和想像啊！牠去崇人，人都不能防；那天狐來崇狐，連狐也不能看見呢。」

問：「都是同類怎麼不相惜呢？」

狐友說：「人與人也是同類啊，可也有恃強凌弱的，聰明的捉弄愚笨的，你說，人也有相惜的嗎？」

魅還遇著魅，這件事實在奇怪至極了！

這天下之勢，總是輾轉相勝；這天下之巧，也真的是層出不窮啊！萬事萬物千變萬化，豈是一端所可窮盡的呢！

第十二卷 槐西雜誌二

安中寬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澀，波磔皆不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符籙、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無緒，亦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開未竟，二人遽追來奪去，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其去遠，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無字左邊無點。」余謂此借言粗材之好講文藝者也。然能刻意於是，不愈於飲博遊冶乎？使讀書人能獎勵之，其中必有所成就，乃薄而揮之，斥而笑之，是未思聖人之待互鄉、闕黨二童子也。講學家崖岸過峻，使人甘於自暴棄，皆自沽己名，視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景州寧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為擘窠書，凹凸皴皺，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必往攬末席。

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匾額往售。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寧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惟寧一人，無可置辯，乃傾囊償值。懊惱而歸，不知為幻術為狐魅也。

李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變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縱意，忽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童狎，吾穴隙竊窺，醜難言狀，與橫陳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讀書游泮矣。」

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

張凱，初為滄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鬻身於先姚安公，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為隸時，有某控其婦與鄰人張九私，眾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八日答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征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婦室乎？』杖而遣之。其實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為我女也。」後此女嫁為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剎成佛記》。若此奴者，亦近於羅剎成佛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嫗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嫗言往塞外省長女，四

喜亦挈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為狐。恥與異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仇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詈四喜無良，狐女俯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詈。狐女瞋視曰：「父母詈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後，於四喜屍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宇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宇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

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偽吉言，荏平縣有夫婦相繼死，遺一子，甫週歲。兄嫂咸不顧恤，餓將死。忽一少婦排門入，抱兒於懷，詈其兄嫂：「爾弟夫婦屍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覓一生活處也！」挈兒竟出，莫知所終。鄰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冶蕩者惟所欲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丰姿，資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門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

如昵其雄。僕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語，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纔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是事。人之性癩，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攜妻就食塞外，傭於西商。西商昵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資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薄之，詭譎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可。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愛我，昵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而不遣，留之何為！」一科益憤，竟

抽刃殺之，先以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攜妻出塞，妻病卒，因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爾婦最相昵，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托我，我不忍負於死者，故資爾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鬥至訟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國溫公時鎮烏魯木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亭，座間論及，前竹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貧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顰蹙曰：「古道誠然，然張一科曷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讞語甚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枷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即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尚能辨其一二

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淒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為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為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決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書。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為所自作，如竇玄妻詩；為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

久而失去。今於役灤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沈湮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舅氏安公實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答，視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瑞不必為祥，妖不必為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實畿輔。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獻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

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紀，舉其盛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蔡庵家。蔡庵從余受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姚安公為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孤。卜地惟是處吉，因割他田易諸廢庵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識也。事皆前定，豈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暕。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類小家女。常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為田家婦，高門華族又必不以我為婦，庶幾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嘗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人曰：「聞汝自願為人媵，媵亦殊不易為。」斂衽對曰：「惟不願為媵，故媵難為耳；既願為媵，則媵亦何難。」故

馬夫人始終愛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余檢點圖籍，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口誦一詩，請余書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場，遺容手付女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方病劇時，余以侍值圓明園，宿海澱槐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以為結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暈絕，移二時乃蘇，語其母曰：「適夢至海澱寓所，有大聲如雷霆，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壁上掛瓶繩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有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春蠶尚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恰記銅瓶墜地時。」即記此事也。

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髻鬣之子，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左丘明身為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哄然佐鬥，諸說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口辯相爭，惟《春秋》事跡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為楚人、為七國初人、為秦人，而身為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既非身為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跡，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筌》，至不知成風為僖公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為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為鴻寶。」

一日，與友人游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鄗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妝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跡共姜，俾隸太姬為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鄗為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鄗，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曖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變爾舌。」命從神以骨朵擊之。狂叫而醒，遂毀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記》，

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雲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忠勇，為之立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年，豈均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托克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審。今從《三史國語解》），距業遠矣，似未可據後駁前也。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綠罽，高不數寸，齊如裁剪，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宮牆纔數步，即鬖鬖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宸游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步場圃間，遇一士，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款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為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你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塾。張欲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一人，未離形之鬼；鬼，已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慙然曰：「君既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為士族，不能逐餓口、爭錢米。叨為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既深，亦無疑懼，即為具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於《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

《六經》所論皆人事，即《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捨人事而言天道，已為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此為？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衣竟起，倏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為偶失足也。久而有泄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饑，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鬻臂為志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揮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睹，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見也。後聞為學使所納，因投身為其幕友僕，共至閩中。然

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媼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捧樓上，凝立良久，忽對眾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則搢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恥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為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綿，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為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為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為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聶松巖曰：「貴族有一

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聞有紀生者，忘其為壽光為膠州也。嘗暮遇女子獨行，泥濘顛躓，倩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曰：『我識爾，爾勿誑我。然得婦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詣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嫖者數夕。覺漸為所惑，因拒使勿來。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願，尚可以強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強暴亦無所用之。況爾為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為負爾情；爾閱人多矣，難以節言，我亦不為墮爾節。始亂終棄，君子所惡，為人言之，不為爾曹言之也。爾何必戀戀於此，徒為無益？』狐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纏綿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慾牽連，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野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荒塚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攜置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變幻，急以錐刺其髀，貫之以索，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為人，為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磔爾！』二狐嗥叫跳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履，及化形為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女子，裸無寸縷。眾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擊索不釋手。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女焚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多行不義』，其及也宜哉！」

田白巖說一事，曰：「某繼室少艾，為狐所媚，劾治無驗。後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供狀。僉聞狐語曰：『我豫產也。

偶撻婦，婦潛竄至此，與某昵。我銜之次骨，是以報。』某憶幼時果有此，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既深，自宜即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知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前婦，貞女也。懼干天罰，不敢近。此婦輕佻，乃得誘狎。因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爾婦幾日？』曰：『一年餘。』

『爾昵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且檄爾付雷部！』狐乃服罪去。」清遠先生（蒙泉之父。）曰：「此可見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報施之理，鬼神弗能奪也。」

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為妾。頗有心計，摒擋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

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為誰？』朱笑曰：『爾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為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為巨商，我為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冥譴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逋。今屍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屍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為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屍。聽彼碎磔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理之，卒為此僕竊發，剝賣其皮。朱知為夙業，浩歎而已。」

從孫樹樞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逼除夕，無以卒歲，詣親串

借貸無所得，僅沽酒款之。賀抑鬱無聊，姑澆塊壘，遂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蹙蹙不進，約賀為肩至高川，酬以僱值。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歲資，若攘奪而逸，龍鍾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趨，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燈視之，乃新斲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為鬼所弄。殆其貪狡之性，久為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尚未生盜心，何已中途相待歟？

樹樞又言，琛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癒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尚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耳。」既而果癒。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

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圯壞，水齧雨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舊垣，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為所媚。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煉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堂家多空屋，遂為所據。一僕婦亦為所媚。以道人所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銃炮鉛丸所中。因問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噙精氣，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即似夢魘，覺有吸其精者，精即湧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裏中，猝不及解，並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為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耽其色美，不肯擊，竟

以隕身。夫妖物之為祟，事所恒有，至一時群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

某侍郎夫人卒，蓋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鴿飛入幃，尋視無睹。俶擾間，煙燄自棺中湧出，連薨累棟，頃刻並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使長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即褫衣反接，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使。安州陳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家，常曰：「其僮僕婢媼，行列進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穗皆有血跡，柄皆光澤可鑒。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於凳，然後覆之以衾，防

其私遁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若杖痕。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嘗刊秘方：「以荊芥、黃蠟、魚鰾三味（魚鰾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熱飲之，汗出立癒；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為刊方之報也。

《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驢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應之。氣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為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非獨此咒為然矣。

舊僕蘭桂言，初至京師，隨人住福清會館，門以外皆叢塚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呶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是必鬼鬥；自門隙竊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夫，葬亦相近，謂婦為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邏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虞惇有佃戶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鸝，命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鸝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爾百擊不中

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嚙，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聞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樸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為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藥，宋人集其所論，為此書云。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

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庇廕，雨止即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蠟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即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蓋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導江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尚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暗中有二驢追逐行，互相先後，不以為意也。稍辨色

後，知為二婦人。既而審視，乃一嫗，年約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頰目之。少婦忽回顧失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所對。少婦曰：「我即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見，故兄不識妹，妹則嘗於簾隙窺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款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母疾，本擬即日返，舅母有訟事，浼妹婿入京，不能即歸；妹早歸為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且微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至路歧，邀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耗。往昨別處，循歧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尚未解。遍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則表妹歿已半年餘。其為鬼所惑、怪所啖，抑或為盜所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為少年佻薄者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

後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壙，則有男子屍在焉。不知地下雙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為雌。』若為此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尚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忘之歟？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來之合窆，未免縱慾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慾忘患，獨此鬼也哉！」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錢詹事辛楣如此說，辛楣能舉其書名，今忘之矣。）始出依托。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偽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注謂天閹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慾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言。相傳某巨室喜狎狡

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嫖戲時，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為，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尚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況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籙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

於其姑詈婦時，知為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殘，止一線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為，超出恒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為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齎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狐大醉，

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屍解，已歸人道，人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駁也；成道，物易而人難，物心一，而人心雜也。煉形者先煉氣，煉氣者先煉心，所謂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巖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

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嘗問所昵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其身為女，必並化其心為女，而後柔情

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線猶存，則必有一線不似女，烏能爭蛾眉曼睩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為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不失其貞；為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為貴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為賤女，則斂抑其心，雖盛妝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遽色；為悍女，則拗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不以為戲，而以為真，人視之竟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猥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藝，其藝必工；心心在一職，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丸、扁之輪，大而皋、夔、稷、契之營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

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女子拏簾入，自云家在牆外，窺宋已久，今冒雨相就。書生曰：「雨猛如是，爾衣履不濡，何也？」女詞窮，自承為狐。問：「此間少年多矣，何獨就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誰以告爾？爾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何事？在何代何年？請道其詳。」狐倉卒不能對，囁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悅。其為前緣審矣，請勿拒。」書生曰：「有前緣者必相悅。吾方坐此，爾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請勿留。」女越趨間，聞窗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強人！」女子舉袖一揮，滅燈而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事。」余謂：「狐魅豈敢近湯公？當是曾有此事，附會於公耳。」

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為群，角利如矛。

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銃炮不能禦，雖百鍊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嘗有一為首者，失足落深澗，群牛俱隨之投入，重疊殪焉。又有野騾野馬，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騾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者（鞍所磨傷之處，創癒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踏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為家畜騾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為野物，與之同群耳。騾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羶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豬，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槍矢弗能入，其牙銛於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山中有老豬，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參領額爾赫圖牽七犬

入山獵，猝與遇，七犬立為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為柵，伏巨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拔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峰，巒之極肥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峰出翠釜」，當即指此。今人以雙峰之駝為八珍之一，失其實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屬姜氏，明末，姜氏妒余族之盛，建真武祠於上，以厭勝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絕如線。后祠漸圯，余族乃漸振，祠圯盡而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從侄信夫。時鄉中故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土神祠於上，又稍稍不靖。余知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為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師所學必不精，又或緣以為奸利，所言尤不足據，不宜溺信之耳。

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庾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載棋子為怪事，所言略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為此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圯時，中一道士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兄方洲入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坐以相待。忽聞窗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奪一子，力竭并踣也。癡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畫號板為局，抬碎炭為黑子，剔碎石灰塊為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閑遣日，原不妨偶一為之；以此為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荊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跡其生平，

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為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鐵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為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一局中局外兩沈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痴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今老矣，自跡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略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几分六科：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啞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加諾溺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

為要，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估，是所以為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木遠將經像來獻，即於義寧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叢語》，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并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準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鬼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濟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來。祠內無像，於

大屋下作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此碑也。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音阿憐切，註為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註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逾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為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為何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為像主，拜者皆向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賈舶達廣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為亙古未有。艾儒略既援唐碑以自證，

其為祿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據古事，以決源流。蓋明白萬歷以後，儒者早年攻八比，晚年講心學，即盡一生之能事，故證實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佃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微聞夫有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縊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駭曰：「爾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輕生，使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鬼瞰之漸，並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婦為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人喜其遇敵也，

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恙而自縊；家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為厲，吾今還爾命。」婦不答，逕前撲之。陰風颯然，倏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自道所見。眾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代；然子婦無仇姑理，尤無以姑為代理，是以拒姑返。幽室沈淪，淒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自容；乃大集僧徒，為作道場七日。戈傳齋曰：「此婦此念，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肯道其姓氏，余有嫌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酒。家忽有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窗扉、毀器物、擲污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諸生以河工事愬州牧，期

會於學宮，將以老儒列牒首。老儒以狐崇不至，乃別推一王生。自後王生坐聚眾抗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為尼其行也。是故小人無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開目，見壁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無。久而光漸大，聞人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畫猿，光自猿目中出也。僉曰：「此畫寶矣。」外祖安公（諱國維，佚其字號。今安氏零落殆盡，無可問矣。）曰：「是妖也，何寶之有？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無他異。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高樹避之。虎至，昂面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今墮落作此

形，亦不愿爾識也。」俯首嗚咽良久。既而以爪掬地，曰：「悔不及類。」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

楊槐亭言，即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門外繚以短牆為菜圃。時日已薄暮，開戶納涼，見牆頭一靚妝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間，聞牆外眾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攔於牆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工錢生（錢生嘗客裘文達公家，日相狎習，而忘問名字鄉

里。）言，其鄉有人家酷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拈紵線，見窗隙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蝕斑然。鄉僻

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櫃中，越日失去，深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脅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酬其值，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鏗薄奸黠而友於兄弟者，亦未有友於兄弟而鏗薄奸黠者也。」

王慶坨一媪，恒為走無常（即《灤陽消夏錄》所記見送婦再醮之鬼者。），有貴家姬問之曰：「我輩為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姨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線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

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冥籍不注，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注無子，亦改注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注有子，亦改注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為王慶垞曹氏婿，平生嚴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嫗所言雖未必皆實，然從不勸婦女佈施佞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忘其名，似是茹鋌。）言，曩訪友至邯鄲，值主人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臥神座前。一賣線雙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雙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尚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

眾噪隨其後，狐不投己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眾布網穴外，熏以火，闔穴皆殪，而此狐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我游天目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孤飛影。飄然一片雲，掠過千峰頂。」未及題名。一客竊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照，司馬相如所謂凌

倒景也。何得雲斜照？」乩忽震撼，久之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客論殊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字師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月下，睡欲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目則無睹。自疑目眩，然不應夜夜目眩也。後偽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側聽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略轉，則已縮入矣。乃悟幽魂滯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彼非為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舉念，已彷彿見其遙拜。可見人心一動，鬼神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日，遂托故移出。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實，曰：「不欲驚怖主人也。」余曰：「君一生縝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後來必有居者，負其一拜矣。」

族姪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為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尺餘，尚辨字跡。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為累，碎而沈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滸，骨埋山趾。我作誓詞，祝靈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貞耶，消為泥滓；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末題「壬申三月，耕石翁為第五女作。」蓋其女冤死，以此代志。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為真。然翁無姓名，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為誰。無從考其始末。遂令奇蹟不彰，其可惜也夫！

許文本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鷺汀，其父執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占一課，而不肯為人卜。曰：「多泄未來，神所惡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占得某日當有仙人扶竹

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攜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朝游北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餘無子，惟蓄一妾。一日，許父造訪，聞其妾泣，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其試我乎？」又聞鶯汀力辯曰：「此真實語，非戲也。」許父叩反目之故，鶯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緣；一其後夫，結好當在半年內，並我為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越半載，鶯汀果死，妾鬻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夕即遣出。再鬻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龐雪崖初婚日，夢至一處，見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氏，宛然夢中之人。故《叢碧山房集》

中有悼亡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箜篌入夢人。」記此事也。按箜篌入夢凡二事，其一為《仙傳拾遺》載薛肇攝陸長源女見崔宇，其一為《逸史》載盧二舅攝柳氏女見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太惡作劇。近時所聞呂道士等，亦有此術（語詳《灤陽消夏錄》）。

葉旅亭言，其祖猶及見劉石渠。一日夜飲，有契友逼之召仙女。石渠命掃一室，戶懸竹簾，燃雙炬於几。眾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其妾也，奮起欲毆。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掣電，已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真以君妾為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激君一怒為笑耳。」友急歸視，妾乃刺繡未輟也。如是為戲，庶乎在不即不離間矣。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遠觀，而不使

相近，恐亦是攝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劾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為鬼所殺。明崇儼卒，剗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術者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香畹言，有僧善禁咒，為狐誘至曠野，千百為群，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踏人形一老狐，乃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殺，深自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頂，忽擲一物冪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黏若漆，牢不可脫，瞽悶不可忍。使人奮力揭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痲落，無復人狀矣。又一遊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來誘，僧識為魅，搖鈴誦梵咒。狐駭而逃。旬月後有媪叩門，言家近墟墓，日為狐擾，乞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也，因隨往。媪導至堤畔，忽攫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盡隨水去。媪亦奔匿秫田中，

不可蹤跡。方懊惱間，瓦礫飛擊，面目俱敗；幸賴梵咒自衛，狐不能近，狼狽而歸。次日，即愧遁。久乃知嫗即土人，其女與狐昵，因其女賂以金，使盜其符耳。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為狐算。狐有策而僧無備，狐有黨而僧無助也。況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角乎？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為？」匠以實告。不慮此人即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逾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鬥，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年餘，有嫗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嫗暴卒，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尚未娶，眾為

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鬥；無從與某甲鬥，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慮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畫士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闊紙為窗幃，不著一櫺，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夕，必有一女子全影在幃心。啟戶視之，無所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為禍祟，亦姑聽之。一夕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畫，戲以筆四周鉤之，自是不復見；而牆頭時有一女

子露面下窺。忽悟：「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見其貌也。」與語不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隱。因補寫眉目衣紋，作一仕女圖。夜聞窗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並題於上。後為一知府買去（或曰是李中山）。或曰：「狐也，非鬼也，於事理為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耳。」是亦不可知。然香魂才鬼，恒欲留名於後世。由今溯古，結習相同，固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強污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蓋是少年游西頂歸，見是女擲菜圃中，因相逼脅。邏卒聞女號呼聲，就執之。訊未竟，兩家父母俱投詞，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誤犯也。於律未婚妻和姦有條，強姦無條。方擬議間，女供亦復改移，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之。或曰：

「是女之父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姿，且家富，故造此虛詞以解紛。」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人命、冤沈地下者不同。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賄無據，難以質。女子允矣，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議矣。兩造之詞，亦無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攜婢於靜室晝寢，會閹者啟事，問：「主人安在？」一僮故與閹者戲，漫應曰：「主人方擁爾婦睡某所。」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人出問，答逐此僮。越三四年，閹者婦死，會此婢以抵觸失寵，主人忘前語，竟以配閹者。事後憶及，乃浩然歎曰：「豈偶然歟？」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無敢居者。有販

羊者十餘人，避雨宿其中，夜聞嗚嗚聲，暗中見一物，臃腫團圞，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甚遲重。眾皆無賴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錚然，漸縮退欲卻。覺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牆側，屹然不動。逼視，乃一破鐘，內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冶以鑄器。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而亦出黠人，卒自碎其質。殆見夫善幻之怪，有為崇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山果莊人也，言是莊故盜藪，有人見盜之獲利，亦從之行。捕者急，他盜格鬥跳免，而此人就執伏法焉。其亦此鐘之類也夫。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昵。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為盜其券，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答，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遣，募能劾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慫恿柳伺隙殺狐。

柳以負心為歉。婦諱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為汝女製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敘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謀曰：「吾非不能為爾禍，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寇仇？」又以布一匹，棉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苦，許為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眾意不平，咸誚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資濟升斗者。挈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舅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

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為座客毆辱，恚而自縊於樹。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縊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娼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甦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當墮為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夢鬻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為名。年十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文，暉吉觀察子也。暉吉善星命，嘗推其命，壽不

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病瘵，祈簽關帝，問：「尚能相見否？」得一簽曰：「喜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雕寒色侵。」謂余即當以秋冬歸，意甚喜。時門人邱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沈綿，遂以不起。歿後，曬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還點舊羅衣，惆悵醪釀片片飛。恰記香山居士語：『春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三十日亡，恰送春之期也。）「百折湘裙颭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珊。明知神讖曾先定，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詩也。）。「即用簽中意也。

世傳推命始於李虛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蓋據昌黎所作虛中墓志也。其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久佚。惟《永樂大

典》載虛中《命書》三卷，尚為完帙。所說實兼論八字，非不用時，或疑為宋人所偽托，莫能明也。然考慮中墓志，稱其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互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為十二時，日至某辰，即某時也，故時亦謂之日辰。《國語》「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是也。《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孔穎達疏：「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是日辰即時之明證。《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以辰與日分言，尤為明白。據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當連上年月日為句，後人誤屬下文為句，故有不用時之說耳。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尚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誌余過。至五星之說，世傳起自張果。其說不見於典籍。考《列子》稱稟天命，屬星辰，值吉則吉，值凶則凶，受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易，

而聖智不能回。王充《論衡》稱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施氣而眾星之氣在其中矣。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於張果。又韓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杜樊川自作墓志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土。」楊暄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湖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火土還死於角，宜哉。」是五星之說，原起於唐，其法亦與今不異。術者托名張果，亦不為無因。特其所托之書，詞皆鄙俚，又在李虛中命書之下，決非唐代文字耳。（孔穎達疏應作鄭玄箋。）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款題趙仲穆，不知確否也

（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畫妖對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實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聞有物更祟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入，不可端

倪。其崇人，人不及防；或崇狐，狐亦弗能睹也。」問：「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給愚，寧相惜乎？」

魅復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勢，輾轉相勝；天下之巧，層出不窮。

千變萬化，豈一端所可盡乎！



經典古籍新編